聽園西疆雜述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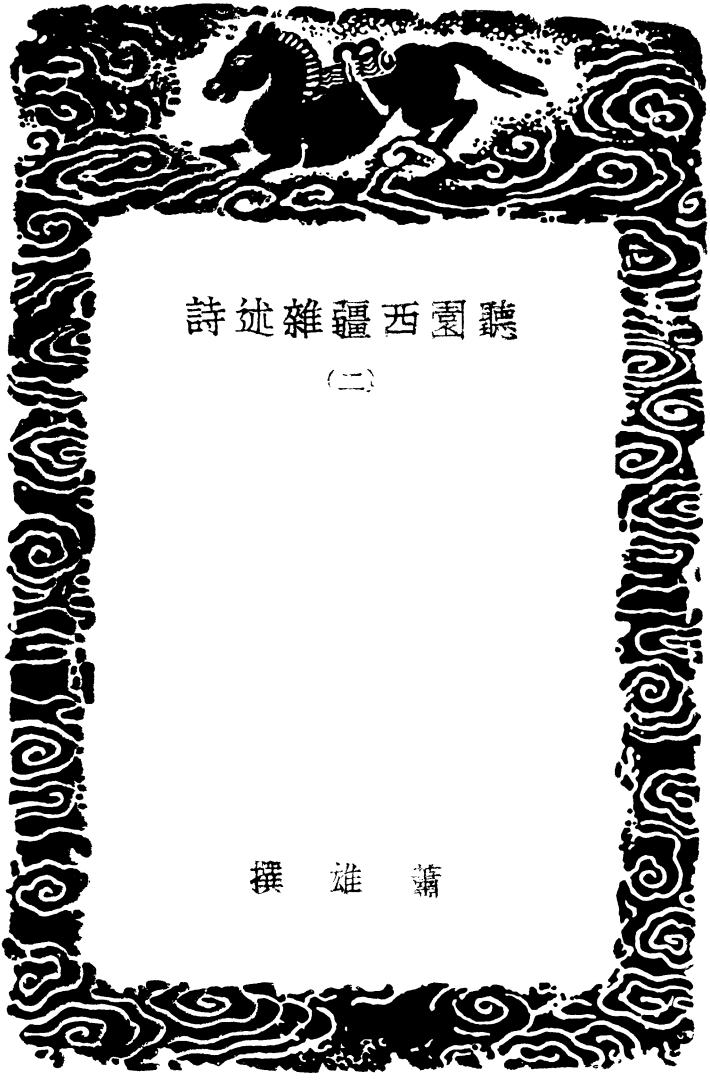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聽園西疆雜述詩

（二）

蕭雄撰

聽園西疆雜述詩卷三

纏頭人物狀貌

高鼻胡兒腰十圍。蚓髭大半有龐眉。不分弱齒衰年候。深目黃睛一樣奇。

回人身材大者甚多。鼻高眉重。目深而睛黃。鬚則蔓連腮鬢。面形蒼老。肌膚麤澀。年逾耳順。即見衰容。然壽躋耄耋者。亦常有之。惟老態更甚焉。

性情

兎狡狐疑鼠樣貪。慣多驕態自揚揚。相期大遂平生志。長住溫柔醉睡鄉。

性情大半狡詐。遇事多疑。嗜酒耽色貪利之心。皆無厭足。稍得勢力。則意氣揚揚。驕矜可鄙。無大志。無遠慮。以白日高眠爲享受。以長夜爛醉爲樂事。一夫妄三五婦不爲怪。有不合者輒棄之。

才能

亦有飄然器宇清。腥羶隊裏迴超羣。聰明不亞青蓮士。讀盡番書讀漢文。

稠人重濁中。曾有面目鬚眉清秀者。而天資亦成特出。如哈密王薩克阿子親王府中。台吉霍家蔑牙斯。氣度自殊。能識漢文。並中國算法。曩爲軍中採糧。曾見在糧臺查數。於漢字簿中。且對且算。智士也。又回城有名呢牙斯者。習剖劂。能寫漢文宋字。並選六書通所集篆文。鐫刻印章。均屬難得。聞南八

城一帶。聰慧子弟尚多。近因設義學招讀漢書。如尹阿瓦提、阿克蘇等處學中。竟有一面改學漢語。能日誦詩書數百言者。

名節

大節公然見異方。甘心鼎鑊有賢王。墓門百尺埋忠骨。雪暗黃沙草木香。

天山雄壯之氣。鍾之則生豪俠。余久於哈密。備聞其老王伯錫爾。爲人豪爽。才識氣度。俱有可稱。咸豐間、以郡王入覲。留在乾清門供差六年。著聲勤愼。迨回藩後。特恩授哈密幫辦大臣。每與總辦言公事。操京都語音。慷慨談論。若說及彼部之事。則忽易回語。例用通事官。彼此傳達。藩王節使。兼任分行。精明之處。概可想見。同治三年。逆回犯境。城破之日。賊逼令率衆同叛。王不從。拘留以待者數日。卒至褰布濡油舉火焚之。罵賊而死。從容就義。不辭慘酷。洵足令人欽敬。雖生遠域。誰夷視之。然固肝膽毅然。亦我朝恩澤之周。淪浹者深也。事聞。奉旨晉封親王。並賞銀十二萬修城。暨墓。墓在城北里許。作方屋。高六七丈。方邊三丈餘。皆藍花甎磚所累砌。上結圓頂。另高丈許。覆以綠甎瓦。四邊平闊數尺。砌小牆爲欄。以護登眺。中空而頂如覆鍋。皆甎磚砌成。作門如祠宇。棺橫置其中。土磚封之。門外左右牆角。附砌圓柱。徑數尺。皆有門。人拾級而登。螺旋至頂。遠望若塔。蓋所以表墓也。王夫人封爲福晉。國制也。其福晉亦巾幗丈夫。老王殉節時。總辦大臣。亦及於難。兵殘城破。賊燄方張。外絕聲援。內無謀士。其時屏當一切。具名馳奏者。老王之福晉也。福晉名邁哩巴紐。其子邁哈默特。以輓灘成廢。嗣位後。仍福晉主

之。同治十二年秋。復被竄回白彥虎。誘合部民。破城擄去。大兵晝夜窮追。比至瞭墩。奪轉嗣王夫婦。而福晉已遠。力追未見。時南路數千里。概爲安集延賊匪所據。安集延亦回種。故令福晉深入賊巢。計在羈留以牽牽其部耳。是年冬。回王遣人持檔。往南路探尋。行至七格騰木。卽有賊兵。節節設卡。每卡馬隊二三百人。因見有回字檔子。詢明來意。將使者送至土魯番看守。一面專人遞檔至阿克蘇。交帕轄閱看。帕轄者。安集延酋長也。旋得回書譯出。據稱老福晉現在庫車。供給無缺。俟路靖送回我們也。世受皇上天恩。不敢作叛逆之事云云。次年復遣人前往。仍至土魯番而還。但給使者並從丁等銀兩衣物。而福晉不令相見。及譯回書。猶故轍也。哈密大臣文公。於此幾費籌度。時以各軍大隊未齊。遽難進勦。且福晉陷在賊中。應設法先令送出。然後攻擊。不至殘害。曾用回漢合文曉諭該逆。言之懇切。事經具奏。余時在幕。記曾有句云。幾年戎馬効馳驅。路出輪臺萬里餘。耳熟漸能通譯語。才疏強學讀番書。夜籌奏草心彌切。生縛樓蘭憤始舒。祇是刀鐶何日唱。不堪白髮倚門閭。蓋一時事畢。夜闌餘暇所紀也。光緒元年。福晉回哈密。兒鋒百折。卒能自全。論者嘉之。同治十一二年。哈密東山等處之役。回衆仗義勤王。隨同出力者不少。文公於十三年臘月中。曾擇尤附案請獎。以昭激勸。如三品花翎牛彔章京霍家蔑牙斯。三品花翎回目熱依木硤。請以王府頭等護衛用。並加二品頂戴。三品花翎回目塔什頂。四品花翎回目克蘇米牙斯。以二等護衛用。塔什頂加二品。克蘇米牙斯加三品。四品花翎回目那子邁合吉牙爾。均給二品。四品花翎回目、玉素普哈哩提。四品藍翎回目胡達板爾底。四品頂戴回目胡

達、胡里、胡吉買、邁鐵木米牙斯、蘇布爾、蓋八海巴海等。均加三品。五品藍翎回目飛遂妥古米牙斯、勿斯邁、阿布都業茲爾底。五品頂戴回目。協哩皮、散夷皮、巧蘆克、撓子都、關邁五、樹巴海、邁買米牙斯、妥胡吐米牙斯、邁買鐵木爾、邁買米牙斯、均加四品、六品藍翎回目。哎哩邁提、火家板爾底、吾蘇克、六品頂戴回目。鐵木米牙斯、和家米牙斯、艾山、艾在米暇、均加五品。光緒元年三月初十日。奉旨報可。附述於此。以見我朝遐荒効順之誠。並夷部尚知慕義云。

衣服

章身多愛錦衣鮮。窄袖長裾領自圓。袍袴暑天齊尚白。腰間猶繫一條棉。

回部皆著長衣圓領。右衽而袖小。下幅兩旁無衩。名之曰通腰。以棉布束繞之。佩小刀於左。皮棉等衣。多用灰藍紫絳色。或回回錦綢。與和闐醬色綢。暑月單衫。則通用白色。而腰帶仍不稍離。傭工之人。同一裝束。或下垂微短而已。阿渾暨富戶人等。每於長袍外。加圓領直襟衣一件。下與袍齊。袖如之。無旁衩。無鈕扣。皆披其襟。蓋崇禮而飾觀瞻者。色用錦綢及青紫布帛。哈密地方寒苦。風猶古樸。南八城漸及奢華。凡表裏各衣。多用中國線縐摹本緞。並印度國金絲綵緞。服之亦不甚惜。男女出外。輒坐於地。不嫌塵土。而性獨好潔。勤於澡身。雖當冬季大寒。猶三兩日一浴。否則禮拜爲期。男女皆然。聞浴室以胡蘆倒懸。倩人傾水於上拂之。流下之水。不復用洗上身。亦淨之至也。

高冠似甕覆還室。小帽如觚繡並工。應是平生嫌髮短。不教露頂見王公。

回俗四季戴帽。且無換季之分。帽式不一。皆皮棉二項。一若甕口小上大。頂隆而平。高四五寸。頂邊圍二尺餘。以青緞紫綢等項爲之。內襯鐵絲。鋪以棉。外以金銀花線。盤繡各花。微綴小纓。裁如箸大。精者值銀七八兩。哈密一帶尚之。戴之中空。惟口箝附於首。滑脫易落。一類中國秋冬官帽者。簷矮頂高。用紅綠倭緞。與氈片爲之。或亦繡花。垂小纓。簷坦而長。緣以海龍狐獺等皮。南八城多戴之。每用夾小帽爲襯。一似中國瓜皮棉帽。分作數瓣。瓣有稜。銳其頂而無結。紫綠綵綢錦緞之屬。皆所不論。棉厚而輭。亦繡以花。且密紉若衲。用爲小帽。各城皆是。又蒙古有臥兔帽。狐皮爲之。極厚而煖。回人亦購以禦寒。夏日特不戴此耳。其俗男子不留髮。帽不離首。雖汗不去。因憶後漢耿秉傳。秉與竇固擊車師後王安得。震怖出門。脫帽抱馬足而降。是以脫帽爲敬也。今之回人。間有窮困無聊。乞錢於市者。對人輒脫帽而舞其頭。是以脫帽爲戲也。見者皆羞之。考西域回部。原用白布裹頭。因稱爲纏頭。今各城阿渾等。猶存古制。帽或創之於後也。附按蒙古臥兔帽。臥兔二字。當卽冒頓。冒頓。原讀作墨突。臥兔。與墨突音諧。

舞韡飛鳥各停當。製就香鞦淺色黃。底印正疑弓樣巧。蓮鉤那識一般裝。

回人喜赤腳。有時或鞋或靴。皆以香牛皮香羊皮爲之。頭無脊梁。似中國朝靴。鞋微銳而扁。底後乘以墩。高寸餘。前方後圓。與內地弓鞋相彷彿。男女皆著之。曾聞始制之由。相傳古有阿渾避難。恐人追及。特作疑蹤。西人素慣騎驢。以倒看底印。酷似驢蹄。庶步向東行。追者以爲騎驢西去矣。說亦近理。按所稱阿渾。疑誤。當卽教主穆哈默德避難時所製。故後世遵之而不易。

婦女

女兒一樣辨妍媸。十二芳齡是嫁時。爭奈玉肌容易老。不關山色失臙脂。

婦女亦重顏色。非若夜叉國以醜陋爲妍。雕題國以花紋爲妙也。平正清麗者尙多。惟西土生人。兩目深陷。最難秋水盈盈耳。光陰最早十二三歲。卽能生子。迨過二十。容顏漸衰。故女壽能逾六十者甚少。臙脂山。在今甘州山丹縣西十五里。緊傍邊牆。

翠韈凌波紅繡鞵。青絲編髮稱身材。迷離撲朔渾難辨。襟影雙飄拖地來。

婦人服飾。略與男同。惟裏衣腰不束帶。下垂更長。外之圓領對襟長衣。顏色尤加豔麗。胸前兩襟。多用雜色布帛。翦成二卦象。分嵌於邊以爲飾。或再通身刺繡。爲團花散花之類。此衣名曰霞衿。俗所最重者。滿頭留髮。皆不梳髻而編辮。其初分作三兩條。尺餘後始總編爲一。交以青絲纈線。多者重數兩。下留尺餘。散垂至地。性好光澤。施脂粉。飾耳環。手鐲之屬。珠玉尤所酷愛。惟不插花朵。但戴繡金平頂大圓帽。與男子同式。俗不裹腳。喜綠襪。著雙梁薄底鞋。紅紫鑲嵌。中繡花草。年老則以香皮所製靴鞋爲常服。甚或赤腳。相從其便。女子行路。嫺雅端正。飄飄然微步生塵也。閨無常教。多放蕩。夏日輒邀女伴。浴於河渠。不爲恥。大約南八城沃土奢靡。淫風較甚。然黠然爲娼者卒少。處女亦重閨範。凡有失玷者。於迎娶後察知。動至退婚追聘。女家無詞置辯。與粵俗適同。哈密向化獨早。且近內地漸知禮法。婦女相習沉謹。同治間。回城有名阿以三者。淫蕩無狀。其王知之。發往東山五百里。交伯克家爲奴。亦見教

化尙嚴也。

少婦輕籠綵色裳。老嫠翻學綠衣郎。肩披錦帔垂腰短。正是胡姬馬上妝。

平時便服。不著霞袢。嫌累綴也。但穿右衽小袖長袍。卽其裏衣。呼爲通者。年少時愛嬌豔。多用回回錦綢。或棗紅摹本緞。暨全紅布帛。老則喜穿綠色。皆以領掛籠罩於外。如內地所稱琵琶襟者。尙短小。或滿繡。或鑲錦邊。老少豔淡有差。

百囀歌喉驟馬驕。嬌娃夜帶雁翎刀。當年八百朱顏婦。想見分防抗漢朝。

婦女亦善馳馬。靈便者甚多。如塔爾納沁之茂茂臺地方。有供差回目名火家板兒的者。其妻名羅爾把力。年三十餘。能幹有膽識。余過其地。曾見其雪衣單騎。往鄰居沙勿體家會事。其時賊燄初解。野多豺狼。男子尙怯懼。彼竟提短刀。飛鞚長歌。往返於十餘里山隈沙磧之間。氣亦壯哉。按古之八百媳婦城。亦在西域。方輿類纂。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老撾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北至孟艮府界。自司治北至雲南省三十八程。古蠻夷地。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元大德初。遣兵擊之。道路不通而還。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使司。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土司刁姓。

幼稚

小兒空是說髫年。小女衣襟橫在肩。蹴等居然袍袴好。赤趺行傍額娘邊。

回語呼小兒爲巴浪。呼小女爲克齒。初生者通呼爲窩弗倫。自幼男卽髮髮。女及歲。卽留以作辮。按歲分束。問年則數辮可知。各以玉片等物。墜之於下。長成待嫁。始編大辮。喜用青紗幅包裹成條。視爲嬌麗。男女小時。皆穿長袍。戴平頂大圓帽。如成人款式。惟女好衣不裁襟。前後皆寬幅。但於兩肩脊。開破二三寸。分綴小帶。著則從頭上罩下。以帶繫之。富家兒女。亦著霞袢靴鞋等項。餘則小兒以帶束袍。小女或加領褂。而赤足者多。出門必傍母而行。不離左右。最畏生人。哈密一帶。呼母爲押。南八城等處。呼母爲阿霜。額娘。本係蒙古語。因見之紀載者。特借用也。與後用郎罷同。

屋宇

黃土爲牆四面齊。數椽如砥覆新泥。御教滿地鋪成錦。相率家人一室棲。

彼中屋舍。除王府外。概不起脊。凡作室。先以磚塊砌成四面。或用版築。皆粉飾整齊。然後架木於牆以承椽。用茇茇草編席鋪之。覆泥於上。積厚五六寸。精者再以磨磚蒙之。否則泥塗而已。室只一門。內無間壁。門內左右。傍牆作地爐。爐有竈。砌管高出屋頂。以避煙塵。其炊爨處也。稍進。地高尺餘。皆磚塊鑲成。空其中。以熱火通洞於牆外煨之。室中高地。遍鋪氈毯。坐臥皆於其上。無几案床榻。僅設矮棹以供食。四圍牆面。鑿龕如櫃。便置箱包被褥什物之屬。家人婦子。惟臥以衾枕別之。丁口繁者。亦復數間不等。總用一門通貫。富戶暨頭目諸人。另有客廳。階留走廊。明窗淨几。鋪設悉具。房頂皆嵌花板。施以采色。髹以漆。頗精潔。甚或園林臺榭。景物幽雅。南八城阿奇木伯克等。並尙奢侈焉。

君長

一體君民誼最親。宮門能許往來頻。可知四境懷同樂。歌舞爭呈一曲新。

哈密之扎薩克親王。魯克沁之郡王。皆爲我朝藩王。不稱屬國。而其部民視之。則君長也。回民之待君長。忘其尊嚴。重以親愛。而居上者亦頗能與民同樂。百姓以事入宮無禁。凡歲時宴會。王暨夫人。好聽園浪。居民男女。皆進而演之。

職官

指臂分猷雲鳥奇。霑來雨露便相宜。髮膚亦屬天家賜。不是氊帷舊羽儀。

王之下有官。如王府護衛。係朝廷錫封王爵。體制分頭二三等。頭等護衛係三品。二等四品。三等五品。外藩亦然。其辦理公事分轄地方。則有台吉、伯克、海滋、米拉普、海惕普、包什虎、倚轄、戈達爾、瓜毛提子等官名色。哈密向化獨早。視同蒙古。前於同治間擊賊有功。所部多列薦章。量加品級。又有精通文字。專辦文報之人。曰毛納、至溫巴什等稱。則又鄉中小頭目也。南路各城無王。皆係阿奇木伯克統屬。在哈密以伯克另爲一官。而南路則伯克爲官之總稱。自阿奇木以下。伯克遞有差等。回官向無冠服。可辨尊卑。惟序坐次相統屬。貢賦養廉無額。均視民之多寡貧富。恣意索取。故民命不堪。而逃避者衆。自我朝戡定回疆。經定邊將軍。武毅謀勇公兆惠等。斟酌定議。其官名職司。悉仍其舊。而以品級分之。奏請賞給頂翎。並按地方給養廉。以禁橫徵。頒圖記以專職守。阿奇木伯克分三四五品。因地有大小也。

每城阿奇木下各有官司。大約以阿奇木伯克爲總辦。伊什罕伯克副之。噶雜那齊伯克專司庫藏錢糧。商伯克管交納錢糧。海滋伯克理刑名。密拉布伯克司水利。莫諾色卜伯克專管法度風俗經文等事。密圖瓦里伯克管買賣房屋田土。訥克卜伯克管修造並各行匠役。巴吉格爾伯克管抽畜稅。都觀伯克管書札文件。並辦供給外夷來使。需用一切。哈拉都觀伯克管園場臺卡。管陣軍器。圖哲坡伯克副之。帕諾沙卜伯克巡查城市。捕拿兇徒盜賊。彈壓匪類。照管監牢。雜布諾莫克塔布伯克總管教習經文等事。阿爾巴卜伯克催交違限錢糧。甚辦歛費。石勿爾伯克爲都觀伯克之副。兼偏署理帕諾沙卜。阿爾巴卜兩缺。色依德爾伯克整齊市廛。調停行販。並與同都觀伯克等。歛費辦差。伊爾哈齊伯克管修城垣街道。開山修路等事。敏伯克爲千夫長。羽滋伯克。即百夫長也。又有哈什伯克專管採玉。阿爾屯伯克管淘金。密斯伯克管採銅。勉巴克嗎塔爾伯克管瓜果園。密魯爾伯克則率帶回民駐守卡倫者也。回官名色雖多。因地制宜。未拘一律。大約每處城鄉數員而已。伊什罕係四品。噶雜那齊與商伯克均五品。海滋六品。餘皆七品也。阿奇木既分三等。僭擬亦酌其宜。其有伊什罕佐理者。係三品。大阿奇木也。襲時阿奇木亦知用印。或鐵或石。各成符節。而僞造之弊易生。嗣經奏請部頒。上鐫滿、蒙、古、回子三色字樣。共大阿奇木圖記十顆。小阿奇木圖記十七顆。而信守昭矣。哈密以及南路。雖有回官管理戶口。仍歸各城漢官總轄。故王府與各阿奇木皆有通事官。於衙門傳話。而頂戴不拘也。回人霑沐聖澤。冠裳服飾。悉如漢儀。且五品而上。准其留髮作辮。氣度居然一變。唐書、龜茲斷髮齊頂。惟君

不剪髮。蓋自古以留髮爲貴也。

風俗總敘

唐時回紇漢單于。言語難通俗自殊。尙喜愚頑解忠信。家傳貝葉當詩書。

天山以南皆回紇。以北原屬單于。統爲西域。山北六國。山南三十六國之地。自古聲教不通。而風俗殊矣。單于之後。今爲蒙古。信佛誦經。不待言。而回教亦以經爲重。家絃戶誦。津津不倦。七日禮拜一次。屆期於天明時齊集清眞寺。盥浴誦經。午後始散。約與西洋天主教禮拜相似。但日期不同。按天主教。以每月房虛昴星四日爲期。而回回教。則在牛女鬼元四日也。

教宗

道啓天方著一經。芸簷三十獨傳心。降生自是人中傑。能使眞詮說到今。

回回國爲天方教。據云始立教者。名嗎哈木諦敏。皆稱之爲烏魯克牌罕帕爾。烏魯克者。大也。牌罕帕爾者。聖人也。所傳經一卷。名潤爾罕。凡三十篇。內皆教人敬天行善。治家立身。具言果報昭彰。法戒兼備。回人信奉甚篤。婦孺皆然。經之爲用。於持身送死外。尙見驅邪療病。占吉問凶。往往有驗。亦屬甚奇。按嗎哈木諦敏。明史稱爲默狄納。國王馬哈麻。又稱謨罕慕德。景教續考。稱穆罕默德。瀛環志略。稱瑪哈穆特。四譯館考。稱二罕慕德。皆揭音傳寫之訛。均指回國教主也。其云烏魯克牌罕帕爾諸書所記。一作別諳拔爾。一作派罕巴爾。一作派噶木巴爾。皆謂猶言天使也。生於陳宣帝大建元年。初以經商。

遊歷西域各國。心術至正。慣好勸人爲善。漸至創立教門。轉移風俗。並善療病症。是爲回國開基之祖。而回國紀年。則以教主辭世之時爲始。在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甲寅歲。七月十四日。距今光緒十七年辛卯歲。已一千二百九十七年矣。一說辭世在開皇己未。未知孰是。至於天方經卷。說尤歧異。明史謂謨罕驀德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入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廣東通志。謂默德那國教。以事天爲本。無像設。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景教續考。言天方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一百十四部。如討剌特則逋爾引支納。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爲今清眞所誦習者。又有古爾阿尼等經。其餘籍載所傳。經之名號尚多。皆未得其詳。余謂所稱嗎哈木諦敏。敏字是答詞語助。去之卽穆罕默德四字之訛。一如唐書之稱天山爲時羅漫。彼原讀時字。若習字平聲。故又作祈羅漫。面漫字是彼問詞語助。去之卽祁連二字之近音。並非另有一名也。敏漫等字。皆俗語餘音。與楚些一類。些離騷音朔。以余按之。當讀作賽。今泪羅左右。土語尚然。皆對人切指之助詞也。

文字

行行從右認橫題。烏篆紆迴不整齊。二十九形兼轉韻。音從喉舌辨高低。

回回文字。皆寫作橫行。自右排列而左。蟲書鳥跡。長短參差。點撇鉤圈。欹斜迴繞。形分二十九門。編爲二十九韻。音極輕滑。大約屬唇齒者十不過一二。屬喉舌者六七。餘音居少。余於問答言詞。或聽誦經。

審其音韻。大半在喉與舌之間。微判高低而已。新疆雖連蒙番各部。而語言文字。概不與同。即如自一至十數目。一曰畢而。二曰易克。三入屈。四跳而迪。五伯什。六阿迪。七葉迪。八賽克斯。九托各斯。十曰溫。其字跡則如鄒劉等形也。法苑珠林。載上古制字者三人。長曰梵。其書左行。次曰佉盧。其書右行。次曰倉頡。其書下行。然則同文。梵之所制。歟。據元奘記。謂焉耆、龜茲、姑墨文字。取則印度。唐書亦謂其習天竺旁行書。或即梵之遺法。至於音韻。除中土得氣獨清。齒牙明辨。其餘海內海外。大小各國。雖語言文字。各不相同。而其輕滑模糊。大率類是。非特回部然也。按夷俗不奉君而奉師。凡制度文爲。以及日用尋常之細。皆自教主立國時所定。千餘年恪守不移。故往往古風猶見。非若中國。制度主之於君。歷代聖帝同王。不相沿襲。且朝野才能又多。即如字迹。自倉聖創制後。經史籀一變。李斯又一變。程邈又一變。而王次仲又一變。以致古法盡湮。而去古亦因之遠矣。

風化

自來風化亦崇文。齊趁髫年細討論。手捧一枝新削簡。樹陰深處拜阿渾。

俗亦重識字。以識字誦經爲出衆。皆童時肄習之。傳教者曰阿渾。師傅之謂也。其人不受官職。通經講禮。立品端方。不飲酒。不吸菸。恪守遺規。期爲表率。常勸人行善事。學好樣。老幼男婦。莫不親敬。伯克台吉等。不敢以勢加之。分與王同坐。亦重道隆師之意也。講舍必傍樹陰。室中無椅案。師徒席地而坐。旁設矮棹一二張。夏日則環坐樹根。捧書誦讀。凡入學者。各執木簡。或牛羊胛骨一片。趨謁阿渾。阿渾爲

之書字於上。即讀本也。小兒不率教者。則以紅柳木條笞其腳心。據云。紅柳。乃聖人遺留責人者。能使人開心思善記憶。且腳心、擊之無傷也。束脩極薄。往年南八城一帶。生徒一人。每至七日。供送普兒一文。遇節餽麵饊油饌而已。

刑法

約法何曾六尺拘。全憑貝葉當刑書。縱殘肢體人無怨。判斷多從衆論餘。

回人有刑法而無律例。皆聽阿渾隨時看經定斷。即伯克等犯罪。所議無不服從。大約法有數條。一斬決。非軍陣不用。一殺人者死。論定後。即押赴巴雜爾衆人屬目之地。杖斃。若犯者能出普兒數百滕格。給付屍親。可免抵。一剝手折足。以處慣逃積賊。一枷號木鞋示衆。以懲竊盜匪徒。一鞭棍責斥。以警平民小過。其監禁係掘一深坑。置犯於中。上以木條堆壓。僅留小穴。即土牢也。

倫理

本來天性即彝倫。除卻君師尙愛親。一樣綱常分厚薄。連枝推隔異苦人。

倫常之理。回俗不知。能天性所存。原有自然之愛。君師既所尊敬。而於父母既祖父母。亦復親之愛之。不與常人並視。夫婦之伉儷。更不待言。甚至行坐相依。令人厭見。即於朋友往來酬應。亦常有之。惟兄弟一倫。大有不同。前後母所生之子女。皆爲同族。其母或曾嫁二三夫。而於前後所生之子女。皆爲同胞。回人無姓氏。男女均取名號。名或二三字至五七字。各不相齊。蓋因名亦有義。而回語拖沓。字難限

數耳。三世之內。於伯叔兄長。亦知尊敬。三世外卽無倫序。惟以年齒分坐次。以定尊卑。堂兄弟所生之子女。與異母兄弟所生之子女。相爲婚配。近因沐化。亦漸變焉。回部雖屬夷風。然其晉接周旋。亦復彬彬有禮。歸於誠樸。卽如倫理。雖未盡合。較之烏孫舊俗。相去遠矣。考漢書、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莫。後昆莫年老。使其孫岑陬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岑陬遂尙公主。生一女。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有子曰泥靡。尙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三男二女。翁歸靡死。貴人共從本約歸國。岑陬子泥靡。號狂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按岑陬與細君爲公孫。翁歸靡與解憂爲叔嫂。若泥靡。係岑陬左夫人胡女所生。時解憂爲右夫人。視之則母子也。滅倫無禮。莫此爲甚。豈能與回部比哉。

婚嫁

婚嫁居然六禮周。結褵有四記從頭。由來悉聽阿渾命。梵語簫聲擾鳳樓。

婚娶有四等。伯克富戶。暨知禮人家子女。皆由父母尊長主之。擇定後。請阿渾看經。視其相合否。合則卽行聘禮。預訂佳期。又有鰥男寡女。欲求配偶者。於禮拜日更換新衣。隨同遊玩。或至本處禮拜寺。在喀什一帶者。或至城東之嗎雜爾。是日爲男女娶集之期。至則先拜阿渾。以婚姻事具告。阿渾卽爲禱告看經。隨於稠人中指一女子曰。此良配也。其人卽將所戴之小帽。與女子互相換戴。以爲永訂。縱男

女見面。情有不願。亦無如何。此所謂天定也。又有父母俱亡之青年男女。偶因遊玩邂逅遇之。彼此情投。各敍鄉貫名字。以苟合而託爲兩家先人遺囑。遵奉爲婚者。更有自配之婚。係幼年男女。於遊玩處遇之。兩相憐愛。願結絲蘿。後雖極窮而立志不改者。此尤鄉黨所敬重也。凡行聘禮。用皮邊帽一頂。海龍紫貂狐獺。各從其力。香羊皮靴子一雙。花布汗衫褲子一套。或紅花布二疋亦可。綵色霞袢一件。耳環手釧一套。青鎖線一二觔。肥羊一對。大米五六秤。每秤計十觔。清油數觔。各等項送至女家。女家卽邀戚友鄰居喫抓飯。一二日後。以車迎之。女家往送是日酒餚畢具。大喫抓飯。男女皆圍浪。新郎新婦亦然。遠近鄉鄰皆賀之。各送油餻麵饊爲禮。盡一日之歡。客始散去。聞往年講禮者。成親之日。兩家皆唸經作樂。宴集親鄰。女家或用花毯。或用阿渾布單墊褥。擡女送至男家。紅錦蓋頭。入門亦拜天地家堂。送人洞房後。阿渾唸和好經於外。男女三日不出幃幔。候長輩呼之。數月後如不合。卽棄之。謂之夬弔。男棄女則厚贈之。女棄男則一物不許帶去。但自成親以至夬弔。均待阿渾吩示。女子夬弔後。必滿百日始改嫁。

生子

夢兆熊熊喜莫支。豔稱郎罷是童時。幾番祝禱薰香浴。湯餅筵開客不辭。

男年十三四卽娶。女年十一二卽嫁。男女於十五歲內得子者。稱爲一家祥瑞。善八根種。必設宴稱慶。凡小兒落地。卽請阿渾唸經。用淨水洗之。囑以吉祥語。三日再洗。十日又洗。十三日命以名。至四十日。

有親戚爲之送衣物。卽將小兒洗畢。令穿新衣。請阿渾唸經。授以諸邪不侵之咒。慶賀三日。戚族鄰居皆送禮。禮物或羊或雞。以及雞蛋、布疋、甕器、大米之屬。十七八歲鬚髭生。卽留之。至二十。翦齊上唇之鬚。名曰淨口。遵經訓也。唐書謂龜茲產子。以木壓首令其褊。又謂疏勒生子。亦夾頭取褊。此俗今時未聞。說恐荒謬。無論頭骨生成。難於造作。就令夾之壓之。使漸長而能褊。亦殊無謂也。

喪葬

殮殯惟憑布捲牢。劇憐骸骨等輕拋。昇天入地分悲喜。側望空令冷四郊。

人死用水洗淨。先以布條將手足大指。各繫一處。再以花帕兜某顯。然後用白布通身纏裹。置木匣中。外飾錦罩。擡至禮拜寺內。阿渾爲唸指路經。卽出殯。其葬法先掘方井。深丈餘。井底旁通一穴。磚石砌其門。臨井出尸。擲下。視其向背。凡向下謂罪過至重。必往地獄或火山。宜急懺之。視其年歲多少。除去地支十二年之數。卽按下餘歲數若干。請若干阿渾唸經。向上爲有福之人。或登天堂。或投好人家轉世。必宴賀之。若側身旁向。是爲命不應盡。因罪損折。魂當飄流。則懺賀俱無矣。均塞入旁穴。以土掩之。上封以墳。喪家大小男以白布包頭。女以白羅蓋面。爲戴孝。過三日唸經除服。七日並四十日。均上墳供飯。唸經添土。婦人喪夫。並將衣服反穿三日。週年改嫁。妻死者三月復娶。其有廳堂之家。亦停於中堂。誦經一二日。始出殯。葬如之。葬畢三日。請族戚近鄰。喫抓飯以謝之。亦有滿百日誦經除服者。夫故之婦。或卽改嫁。

曆法

年光未必協天時。月令徒教紀地支。三百六旬拘一格。不如桐葉閏猶知。

回國紀年。以三百六十日爲一歲。歲分十二月。配以地支。不知天干。地支亦論所屬。辰則屬魚。餘與中國同。每以初見新月之次日爲朔。以單月大建。雙月小建。每年因小建少六日。則於歲終補足之。至第七日爲新年。自此挨推。並無閏月。余在西域有年。每見回人度歲。不定爲中國何月。則其挨推無閏可知。惟年終補建之說。理有難明。彼中既以新月爲朔。則初年補過七日之後。已在下月初七八矣。而遞推遞遠。何能按定新月耶。考明史回回曆論。回回曆法。西域默狄納國王嗎哈麻所作。其曆元用隋開皇己未。卽其建國之年也。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分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分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而月閏十一日。計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宮月日辰再會。此其立法之大概也。大抵近時回疆所行。以周爲紀。周分十二月。故每年大建六月。小建六月。共得三百五十四日。以爲一周之數。至補足六日之說。或係計年通補。卽所謂閏日法。當是傳述者有所未悉耳。

歲時

一道眉痕月映階。曉來鼓樂奏前臺。

先夜見月。次日卽爲新年。王府前廳。左側有臺。砌磚爲之。高丈餘。上設鐵框羊皮鼓六七面。高低大小

不一。錯雜連拋。以成節奏。復以噴吶喇叭。相間吹之。晝夜齊鳴不止。數日後。始撤去。各城阿奇木伯克等。所設亦同。所不解者。見月過年。非但按定哉生明之期。且必眞見月光而後可。曾記一年。回人適當歲除。而是夜天陰月黑。次日仍如平常。問何以未過年。曰。昨夜無月也。然則同奉一法之區。一方有月。一方無月。而度歲不齊耶。余揣其俗。大約次日仍作元旦。而慶賀新年。必待見月耳。惜未詳問。

持齋恰是三旬滿。齊換新衣作賀來。

年前十二月一日起。君民男婦。皆沐浴齋戒。其爲齋也。早餐在日出之前。晚餐在日入之後。晝則飲食俱禁。雖遇暑天大渴。水亦不敢沾唇。夜則飲食如常。如此者一月。謂因嗎哈木諦敏經內云此一月爲當年大聖人等避難之月。衆應朝則持齋。夜則誦經。大作解脫。且使各先人亡魂。皆脫離苦海。卽大衆亦能假聖人之力。消除災難。齋期圓滿。恰是新年。此日名魯經阿裔。男女皆淨身換新衣。唸經、禱告上天。懺過祈福。作樂稱慶。又以難滿災除之日。彼此踵賀。並去墳祭掃。是日回王上墳。用草簟擡運麵饃油餡甚多。祭畢。大賞侍從。並部民男女觀者。各回官亦然。數日後。相約跑馬、跌交、圍浪、打鞦韆。爲新年嬉樂。按嗎哈木諦敏。卽瑪哈穆特。卽彼中所奉之大聖人也。玆據引稱經語。作爲前後兩人。然則此經當是瑪木特玉素普所傳。必非嗎哈木諦敏之經也。其傳不足徵。往往如是。

佳節無非晝掩門。聲聲淸梵到黃昏。最憐上塚燃燈日。衫上歸來有淚痕。

凡遇年時節氣。總以誦經爲事。有一日。名庫爾板阿裔。經言當唸經禮拜。迎喜送祟。故每年是日舉行。

並換新衣。彼此餽遺相慶。又一日。係嗎哈木諦敏之外孫。伊嗎木哈散。伊嗎木烏散等。被賊殘害之日。嗎哈木諦敏。曾唸經超度。故每年是日。皆遵制唸經作樂。各超度本身父母。又一日。名都瓦。係嗎哈木諦敏。超度冤魂孽鬼。歸塋享奉之期。故是日皆上墳痛哭。燃燈誦經。爲迎奉先人。南八城一帶。多用油葫蘆。高懸於長竿之上。夜間燃燒照之。賊聲震遠。又一日。名巴拉特。經云。爲上天鑒察人間善惡之日。故是日皆淨身禮拜。通夜誦經禱告。懺過祈福。所聞各節。頗與中國元夜、清明、暨中元超薦、歲終祀竈等日。用意略同。惟歷按所引經言。斷爲瑪木特玉素普所作之經。其當日所誦爲祈禱超度者。方爲嗎哈木諦敏之經也。若卽以所引者。爲教祖所傳。則教祖以前無經。焉有所謂持誦耶。流傳久遠。誤亦有由。蓋一爲立國天方創教之祖。一爲始遷回疆創教之祖。今回疆所奉之教。是始於東遷之瑪木特玉素普所傳。比由天方遷至喀什噶爾。地名亦自此起。喀什噶爾者。譯言初創也。當時必已作經垂訓。且言必動稱教祖。奉爲依歸。世世相傳。以致後人但知教始於嗎哈木諦敏。不知更有中興闡發之人。至令墳墓古蹟之在回疆者。皆得而疑之。亦紀載無書之故也。然則今之回人。所述嗎哈木諦敏之事。大半爲瑪木特玉素普遺蹟。唐書謂焉耆尙娛遨。二月朔出野祀。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至歲盡止。與今時回俗迥異。

祭祀

祀分三等報尊親。

回人祭祀。遵潤爾罕經云。天地日月。乃覆載循環者。當爲上祭。山川水土。乃資養萬物。利於人者。當爲中祭。家堂墳塋。乃人之根本。且有暗中庇佑之靈。當爲下祭。

門外層臺拜舞同。立向西天宣梵唄。諵諵深見至誠衷。

人家門外。皆築土臺。高二尺餘。方邊丈尺無定。作西向。上無所設。卽爲家堂。名曰瑪扎爾。凡祝告天地。祭禱山川。並歲時禮拜。皆在此處。其與阿渾聯居者。則阿渾領班。向西端立誦經。以兩手附於耳。高聲諵諵。叩拜良久。餘則各自爲禮。而其一片至誠。皆無以復加。又喀什噶爾正北。圖盧克洞。據稱爲瑪哈木諦敏之大門人。羅伏滿修昇之處。每逢應拜之期。皆望拜之。且言此山冰雪。皆瑪哈木諦敏作法積成。留滋長養者。亦酬山謝水之中祭也。回人食時。先於家堂望空叩拜。以奉先人。卽爲下祭。按籍載各回國教。以事天爲本。無偶像。祭時無陳設。余歷覽果然。

羲輪尤感照無私。迎送家家有咒詞。鼓吹無腔聲斷續。臺高聽到晚風時。

回教之敬太陽。至誠不懈。自東方將白。先立土臺。誦經迎之。晚再誦經送之。此凡知誦經者。每日所必行之禮也。富室另有高臺。傍晚設鼓樂於上。長吹大擊。以爲送日之儀。此舉往昔盛行。近來稀少。亦時勢不齊也。異域志載沙弼茶國。係日西沒之地。至晚日入。聲若雷霆。國王每於城上聚千人。吹角鳴鑼擊鼓。混雜日聲。不然。小兒驚死。余按地球。凡生人之處。縱當西極。其橫望日之流行。一如中國之仰觀。遠近相同。遲速相等。何至墮而有聲。卽或聲若雷霆。豈鑼鼓所能混住。就令千人聚擊。其聲更大。吾恐

小兒轉爲鑼鼓驚死矣。其說太謬。大抵彼國亦重敬日。所云聚千人於城上者。或係千門萬戶。齊於高處鼓吹送之耳。當爲之進此一說。

禳禱

術士高擎一尺冠。替人瑣語祝平安。荒唐射影含沙事。羯鼓聲催夜欲闌。

回部有專門行教者。名曰海連搭爾。如中國巫師之類。其帽用駝毛細繩。紅白相間。織成高尖月斧形。緣以皮邊。衣卽彼中之通。惟袖大而密紐如衲。腰繫駝毛大帶。垂縉於前。以玉石紅綠線等項。懸於襟上。凡祈禱禳解之事。皆彼爲之。開時卽唱勸世文。以薰風化。每逢秋後。沿門募糧。具齋餅。往賽山神水源。並望祭圖盧克洞等處。回俗無醫藥。凡感冒風寒。則宰羊剝皮。趁熱將病人貼肉包裹。覆被於熱坑以發汗。其餘病症。請阿渾唸經祝解。如有邪祟者。或用海連搭爾禳之。名爲捉鬼。無香燭牲酒之設。但有羊皮小鼓。面徑尺餘。高約三寸。框裏周綴鐵環。搖之鏘然。左手托其框。以右手拍之。唐書、龜茲揩鼓。大約類此。每用兩三人並立。且擊且唱。間亦走動。鬧至半夜始散。頗有驗。與甘省巫教治病。名曰打羊皮鼓者相似。但彼以鐵鈿鞔羊皮一層。形如麥扇。執柄而擊以槌。設壇唱之。稍有異耳。

耕種

四月東風已解冰。麥苗初長稻苗青。雙驅駿馬勤耕隴。不待天明早喚醒。

回部事耕種。凡小麥、大麥、糜子、穀子、蠶豆、小荳豆、高粱等項。各城土性皆宜。一律種植。南路之阿克蘇。

北路之瑪納斯兩處。兼有水田。利於種稻。土魯番並多芝麻。西域最寒。余初出塞時。每年八月底結冰。至次年三月始解冰凍之後。土堅如鐵。鋤不能入。冬無生芽。自光緒初全疆盪平。氣候一變。常至隆冬。河流未斷。惟土猶凝結。每當消融時。晴日尚難烘開。必得東風吹之。則天陰亦化。東風解凍之說。信然。故種麥亦待四月。與稻穀各項同時。彼處以麥爲正糧。午時開花。得陽氣麵極黏濡柔輭。色白而味甘。食之養人。稻轉屬陰。開花於子時。其性寒涼。值在雜糧之列。故米雖嘉而人不多食。直與南方稻麥相爲顛倒。而麥秋同於穫稻矣。地易耕種。旱田於一犁下種之後。任自生長。水田犂耙。一次撒籽於泥。不另分秧栽插。但俟苗稍長時。删密以成甽顆。皆疎於去草。坐以待穫而已。耕不拘牛。騾馬與驢皆用之。每犁一具。兩畜幷曳。穫則鋪積於場。令牛馬踐踏。以收其籽。臨風簸揚。以去秕殼。治米之法。稻子穀子皆用研。研以大圓石長二尺餘。圍四五尺。兩頭施軸作盤。立柱於中以爲樞。用畜推轉之。除殼而及於熟。麥則磨之。曳以驢馬。家有其具。哈密及南八城。並多水磨。作法與南省略同。磨重而工易。平人常食者。每罄其麩而細之。竟不過篩。利其麵多。以此作乾饃。較香。阿克蘇一帶。並有水碓。自舂於野。以出米。各處誦經之人。每日於五更迎日後。卽登高處大聲長呼。爲同井催工作焉。

紡織

木棉花下女郎多。摘得新花細馬馱。手轉軸轤絲乙乙。不將麤布換輕羅。

中國之有棉花。其種始於張騫。得之西域。固自古爲產棉之地。而種棉皆在南路。土魯番已屬不少。不

但能供鄰境。並有運入關內者。婦女牽驢採綴。以勤紡織。故布價亦廉。南八城等處。以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三處爲多。曩昔額徵。每年喀什、於錢糧外。交納棉花一萬三千六百餘觔。葉爾羌、於雜稅項下。准以普兒錢折者。再以棉花布疋折爲普兒。以錢七文。折交棉花一觔。每年共交棉花一萬觔。以錢二十六文。折交白布一疋。每年共交白布二萬六千七百餘疋。和闐、每年折交棉花五千觔。每觔亦抵七文。白布二萬六千八百餘疋。每疋抵錢二十四文。比時普兒扣銀每文通作一分。其棉花布疋之多。大可想見。平定以來。種植如常。紡織之法。與內地略同。惟器具稍異。土魯番之盛行紡織。聞始於林文忠公教化。並有所傳紡車。皆呼爲林公車。回疆所出之布。漢人名爲纏頭布。紗粗而鬆。片厚而疏寬。以中國一尺五寸爲額。製衣雖溫不耐久。每尺價銀約近一分。漢人用者少。除自供衣服外。向皆運至哈薩克各外夷。以易牛羊騾馬。唐書但言于闐工紡績。大約南路各城。皆仿之於後者。北路無棉。且漢民婦女。懶惰者多。皆不習紡織。

蠶桑

綵帕蒙頭手挈筐。河源兩岸採柔桑。此中應有支機石。織出天孫雲錦裳。

新疆到處多桑。而養蠶治絲。僅有和闐水土相宜。由來已久。能織絹素大綢。回回錦綢。運往各處售賣。男女習勤。與農並重。故和闐之民。尤爲富足。左文襄公。於肅清新疆後。大勸農桑。以培根本。各城設局。派員專辦蠶務。未幾蠶事大興。爭趨爲利。和闐益多而精。次之阿克蘇。已有可觀。現並織成花色。有綢

綢之類。奈西域地高土燥。桑葉粗硬。蠶食之。則出絲剛澀。服之易於脆損。曩日左文襄公。曾派人於江浙採運桑苗。大費財力。惜移栽枯槁矣。且土性不同。縱能長成。必隨地變。自難如湖杭之葉。柔韌且厚。然爲國爲民。亦至矣哉。各城桑椹甚嘉。大而甜。熬膠多汁。考和闐之蠶。唐以前已有之。唐書、于闐國初無蠶桑。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卽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剡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按所言鄰國。當是天竺。

牧養

隊隊牛羊下夕暉。春風海上草初肥。貳師最有關心事。卻笑而今已不稀。

回俗亦重牧養。牛以事耕種。並負大車。騾馬或騎乘。或駕車遠去。農時亦耕於野。驢則坐人運貨。耕田推磨。以及柴水之需。皆賴爲之。西人動必跨驢。取輕物於近處。猶假負載。物畜之苦。莫如西土。關內亦然。其使用慘不忍見。質多馴良。熟習遠重耐勞。耕牛壯大者少。皆黃犢。無水牛。另有食牛。毛深肥筆。專備肉食。尾類馬。深長而細。割取染爲帽纓。騾馬率高大而善走。自古盛稱。漢書、大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今各城所出駿馬甚多。騾之嘉者。能日行數百里。羊爲食肉計。兼成衣以禦寒。細而輕者。作成羔裘。運賣關外之羊。絨深溫煖。出巴里坤寒地者更嘉。惜多鹽硝。攜至東向。易潮腐而毛落。其粗老者。去毛揉染爲香皮。用製靴鞋等物。故皆以多畜爲利。駱駝獨少。不能成幫。因無大莊貨物。長年遠運。故耳。豢養之類。豬因禁食。皆不畜。見肉輒趨避。狗數種。大者高二尺餘。因猛若狼

敖也。極小僅長數寸。腳短毛深。尾大如獅。好潔而性甚靈。能識話。唐書、高祖時高昌獻狗。高六寸。長尺許。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卽此類也。尙有更小者。名袖狗。能出入袖中。又有犬毛淺而緊身軀適中。輕捷善獵。多靈性。說文。犬、狗之有懸號者。另有一爪。懸於脛後。

商賈

居奇爭向集場求。載貨還歌汗漫遊。競說波斯能識寶。珊瑚多在網中收。

街市名爲巴雜爾。又呼八雜。與中國街道相同。有鋪面。櫃臺高只尺許。攔其門。出入必踰其上。其城鄉通行。趨爲利藪者。則如內地之集場。七日一期。男女雜聚。遠近百貨俱湊。無經紀牙行。憑衆交易。舊例斗量之物。皆以輕重計之。其權用一木條。懸盤於兩端。類天平。再按普兒分兩。較定十觔重一物爲法馬。鐵石磚土不論。彼中以十觔爲一察拉克。以八察拉克爲一噶爾布爾。以八噶爾布爾爲一巴特滿。計重六百四十觔。約如內地一石之說。而察拉克、與噶爾布爾。則猶之升斗也。往年南八城徵糧。均以此例計數爲額。斗雖略重。究較蘭州之斗。重百二十觔者。猶只三分之二。推之千二百觔爲一石。此僅及半耳。油酒棉花。暨各項粗細貨物。應論輕重者。概以察拉克交兌。布帛無尺疋之長短寬窄有定額。若零買。則以尺五寬者。比成方幅。稱爲葉立木哈斯。與哈薩克之檔。似同而異。哈薩有尺。分爲十六寸。約中國兩尺上下。謂之一檔。回疆於長短以手約之。於輕重憑十石以估計之。彼此無爭。亦見渾厚。自肅清後。經督辦大臣。飭局製造斗觔、發至各城分用。而權度亦漸行開。皆準以湘中規額。今爲行省。法

度備矣。回人皆善理財。其出境遠行。往返運貨者。尤精通商賈。善識寶物。凡珊瑚珠玉之屬。最喜收攬。因彼中男女皆酷好。可獲重利。古稱識寶回回。漢書謂西域善賈。市爭分銖。不謬也。外夷到處重商。動經遠涉。即如同治十三年三月，由安西州解越邊回子二名。至哈密。有理藩院公文。移咨辦事大臣衙門。緣十二年夏。黑龍江將軍德公部下巡兵。在伊綿臺地方拏獲。因言語不通。無從審問。遂於閏六月。派佐領官解送進京。交理藩院查訊。據通事他里普訊得二人係越邊回子。一名邁哈買特。年五十歲。一名阿布都拉。年三十五歲。均係布噶爾人。往克勒噶斯地方。販牛馬貿易。遇賊逃奔。逕走沙漠十一晝夜。至黑龍江邊境。始遇有人。理藩院照例解送交哈密轉查。送回原國。是年九月二十五日具奏。即由直隸、河南、陝西、甘肅各省驛路。遞送到哈。時哈密回王。將遣人往南八城迎母。因轉交王府。令其帶同前去。節節西上。按布噶爾。係哈薩克右部。在敖罕塔什干之西。其至俄畺之克勒噶斯。必是由哈薩中左各部地方。沿邊東下者。經商所歷里程。動以萬計。可謂不辭遠矣。爾時倉皇逃避。或又誤向東南。如毫釐千里之謬。幸我朝深仁柔遠。凡遇海舶遭風。異邦失路者。皆恤而送之。否則還鄉無日。然此兩者。得覩中國神京。並歷覽西北各省風景。雖往返四五萬里。亦一人生大快事。余以爲逃難之苦。何足道也。

錢制

錯雜泉刀記不清。相逢偏少孔方兄。宋斤魯削難遷地。卒讓朱提到處行。

新疆境內錢式不一。其用制錢處。南路自哈密至托克遜止。北路自巴里坤至晶河止。南八城數千里。皆用普兒錢。普兒、紅銅所鑄。乾隆以前形式。較制錢略小而厚。無輪郭眼孔。重一錢四五分至二錢之間。一面用帕爾西字。鑄葉爾羌字樣。一面用托特字。鑄策安拉布坦及噶爾丹策凌字樣。自我朝平定回疆。經定邊將軍兆惠公奏請於葉爾羌設局。銷毀原錢。改成制錢形式。重二錢。仍名普兒。一面用漢字。鑄乾隆通寶。一面用清字。兼回子字。鑄葉爾羌字樣。後經烏什參贊大臣舒公等奏請於阿克蘇鼓鑄。亦重二錢。鑄阿克蘇字樣。嗣於三十五年。復奏明改鑄。通作一錢五分。即今各城所用者。初以五十文爲一滕格。旋加至百文。其後五十一百、疊更參差。均以二滕格抵銀一兩。目今每銀一兩。作換普兒五百。是以五文抵銀一分。按銀價。制錢二串計之。則以一當四。東用至哈喇沙爾之蘇巴什止。若過托克遜。與制錢一例矣。又有名天罡者。以銀爲之。重五分。無孔徑二三分不等。質極草率。圓整者少。大而薄者有郭。間亦見輪。一面用漢字。鑄光緒銀錢字樣。一面上下兩方。鑄漢文五分二字。右用清字。左用回字。記年月地名。其小而厚者。無輪郭。無清漢文字。僅有回字模糊、或割裂花紋而已。天罡開鑄於南八城。除本處通行外。凡南北兩路用制錢處。皆能兼用。惟弊生減小。收者仍秤輕重。不肯按五分計箇數耳。伊犂用俄國洋錢。銀板者分輕重。或一錢。或五分。或二分五釐。或七分五釐。各歸一律。不差毫髮。皆圓勻精緻。花樣不同。無輪郭眼孔。其作零用。另有紅銅所鑄。質同銀板者。則不以輕重計。從抵銀五釐起。每加五數。至抵二分五釐。與銀錢便分合。亦花紋精細。又有俄國銀票。用白紙裁成橫片。滿印洋

字。略施間色。另無圖章。呼爲帖子。例以銀五錢。稱一箇帖子。而每張並不限五錢。如一張取銀五兩者。謂之十箇帖子。十兩卽爲二十箇。以此類推。數目參差。紙相彷彿。全賴認洋字分辨。凡票與錢。所標數目處。只有洋碼一二字。而碼子所記。究非銀兩實數。俄人尙五。每五爲一碼。係五數之多少也。如銀錢重五分。銅錢抵五釐。及紙票取銀五錢者。皆以1字爲記。1者一也。其音爲汝二奈。再五則爲ᴑᴑ二也。其音爲跌二汝。推之三爲ʒ音妥囉注。四爲ᴚ音忍妥囉。五爲5音辛格。六爲8音細矢。七爲2音賽妥。八爲8音喊妥。九爲S音勒虎。十爲0音諦斯。皆五數所加。遞推仿照者。錢上之碼。記銀分釐所積之五數。如銅錢鑄有ᴑᴑ字者。卽釐數。得五者二。是抵銀一分。票之碼則又專說帖子箇數。非分釐積數。如一張注有8字者。卽爲八箇帖子。每箇例銀五錢。是取銀四兩也。且銅錢尤須認明。緣有古錢。質較大。其1號者。與新錢之ʒ號者等。若憑古錢而但計大小。則值多者混用矣。票與錢皆不能攜用出境。卽在伊犂換銀。而銀錢與票。均只能折算足銀八成。通行成例。若執票取銀。則茫茫無處也。便用莫如制錢。而哈密與巴里坤。往年亦頗難用。制錢論兩數。不論串數。兩數非計輕重。而仍計數目也。舊章以三百二十文爲一兩。後減至二百五六。彼此交兌。皆估計而不數。哈密每銀一兩。換明錢十三兩。巴里坤則換票錢五十兩。票出於官。原無錢兌者。每張計銀一兩。僅抵銀二分。特散碎以便零用耳。凡貨物議價說銀。兌價以錢。初至茫然。不知多少。光緒二年。始改成串數。定銀價爲二串八年。由烏魯木齊運制錢九千餘串至哈密。以便民用。

藝術

風惟麗古器惟麤。巧匠心思畢竟無。聽說山南多敏慧。近來依樣善描摹。

西土風氣質樸。器物皆粗率。且極省便。房屋磚土所爲。無所謂雕鏤結搆之事。室中不用几案床榻。而裝飾之類。更不必問。木工一項。若非輪輿爲要。幾至無處相需。凡應用什物。大半節省。洗器以大木刳之。竹器則席其代之。盛水之具。多用鐵鑄。因木質難受其風。瓦缶難經其凍。近有哈薩克所出之洋鐵盆桶。係機器所成。輕而頗堅。足適於用。其農具要需。犂耙而外。亦罕有所見。至於鍋釜藝器之所屬。或內地運出。或外夷運來。皆非彼中自製者。故匠工名色無幾。僅有皮匠、毛匠、玉工、銅工、木工、土工、鐵匠、機匠、以及裁縫、薙髮等藝。其中惟刀、劍、罽毯、擅長。玉器次之。餘無所取。平常工役。用者既不求精。作者又多魯鈍。宜乎粗率乃爾。近聞阿克蘇一帶。銅木等工。每以精細之物。令其倣製。頗能相似。可見非無能人。特俗尚不講耳。南八城出紙。以桑皮棉絮麻縷之類。搗爛爲之。厚薄大小不一。質柔而牢。精者磨以石。尚光澤。卽繭絲魚網之遺制也。

歌舞

一片氍毹選舞場。娉婷兒女上雙雙。銅琶獨怪關西漢。能和嬌娃白玉腔。

回俗無戲而有曲。古稱西域喜歌舞而並善。今之盛行者曰圍浪。男女皆習之。視爲正業。女子未嫁。必先學成。合巹之日。新郎新婦。有圍浪之禮。殊以不知爲恥。板橋揚州句云。千家養女先教曲。不意遐荒

風景亦然。每曲。男女各一。舞於罽毯之上。歌聲節奏。身手相應。旁坐數人。調鼓板絃索以合之。粗莽碩大者流。手撥銅琶。亦能隨聲而和。王府暨伯克家。皆喜爲之。部民男女擁集。爲應差事。一曲方終。一雙又上。有緩歌慢舞之致。調頗多。大都兒女之情。幽轉格磔。顧曲匪易。其詞如沙羅漢昆諦昆底圍郎龍等類是也。又有半回半漢之曲。如一昔克訝普門關上契喇克央朵燈點上克克斯沙浪氈鋪上呀譁尕嗡鋪蓋上等類。則上半句回語。下半句漢語。每事重言。一譜一譯。仿合璧文法也。哈密地近雄關。略識中原音韻。編有拉駱駝一曲。則全然漢語矣。對舞不限是夫婦。隨意可湊。究用婦人成對者多。到處絃歌。八城尤盛。此外有衆人圍坐彈唱者。有一人跳地而歌者。腔調不一。至於野外放歌。長聲獨唱。蒼涼塞上之音。聽之淒然。

樂器

龜茲樂部起紛紛。調急絃粗響遏雲。忽聽名呼胡撥四。不禁低首憶昭君。

迎年送日。均有鼓吹。鼓之大者。徑二尺餘。高尺餘。小者。徑尺許。高約三尺。鑄鐵爲框。鞔以羊皮。設數面於高臺。交錯擊之。聲有雌雄緩急。相連以成節奏。喧吶喇叭。本龜茲所出。流傳漢地者。至今形式相同。與鼓並奏於臺。彼中之大樂也。凡宴會。暨平時歌舞。有絲絃小樂。鼓徑尺二三。高約三寸。羊皮鞔之。施以彩色。框裏周綴鐵環。手拍以爲節。有胡聚。用鋼絃十根。馬尾捌弓勒之。有絃子。桑木所製。長三尺餘。皮絃二根。鋼絃五根。手彈之。有似洋琴者。長三尺。寬二尺。鋼絃十二。皆雙。兩邊附以單絃。名曰喀瀹。又

有琴。皮絃四根。鋼絃三根。狀若琵琶。似是而異。因問之曰。胡撥。忽憶俞琰席上腐談。王昭君琵琶壞。使人更造而形小。笑曰。渾不似。後訛爲胡撥四。亦作琥珀思。又作虎拍思。今稱胡撥者。卽胡撥四。始知爲昭君物也。所不解者。昭君出塞。在今賀蘭山後。包頭地方。距回疆甚遠。回疆地近烏孫。何以琵琶不傳自公主細君。而傳於遠地之昭君。亦顯晦有數。與各種琴絃粗宏。其爲音也。蒼涼而猛烈。殆亦塞上之風。剛勁使然也。至唐書所載之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與文獻通考之鞉牢鼓。皆謂係龜茲部樂。今無從質證而分名之。

嬉樂

嬉樂無非較藝時。輸金相約馬爭馳。更看環抱交相跌。身手推誰好健兒。

回部過年。不定爲中國何月。每逢歲首。亦尋樂事以鬧新年。西北好馳馬。故藉此賭勝。預爲黏帖。訂期醵金作采。是日於長坪中。每排數騎齊發。角人兼以角馬。先到者勝之。又有比較手段之事。或同日。或不同日。每兩人互相持抱。彼此掀擲。能推倒者爲勝。謂之跌交。勝則滿場喝采。凡與勝者相契之人。爭捧其腳而高舉之。以助炫耀。亦以肉食等物爲注。兩般角勝。皆爭名出衆之會也。或係王子與頭目諸人。出物爲之。其餘鬬羊舞刀盤等事。或專爲嬉戲。唐書西域傳。謂歲朔鬬羊馬橐駝七日。觀勝負以卜歲豐歉。或亦有之。

一架鞦韆索影微。風前搖颺彩霞衣。由來此技傳西域。怪底佳人愛奮飛。

鞦韆與內地同。彼中婦女。不分貧富。不論時節。皆喜爲之。到處豎有高架。宅邊有大樹者。或卽橫木於枝以繫繩。

飲食

餅餌深黃飯顆香。烹羹烙片具牛羊。祇嫌一箸無從借。染指傳瓢繞席忙。

食以麥麵黃米小米爲主。稻米次之。尋常家麵食。又以乾饊爲主。皆用土磚砌甕。內光澤。燒熱貼餅烙之。黃而香。食此以爲常。間亦切麵成絲。或手牽作片。煮與炒不拘也。若烹稻米。喜將羊肉細切。或加雞蛋與飯交炒。佐以油鹽椒葱。盛於盤。以手掇食之。謂之抓飯。遇喜慶事。治此待客爲敬。小米黃米。亦作乾飯。或煮粥以下饊。富家麵食。或用油糖烙成薄餅。或包羊肉爲餛飩。爲餑餑。暨一切精細辦法。與內地北省略同。而麵條更講調和。抓飯視爲常食矣。肉食皆牛羊。而羊尤常宰。燒烤者爲上。衮與炒次之。王暨伯克等宴客。常辦全羊席。全羊者。肝肺分陳。烹煎雜具。能至百餘品之多。食者飫之。雞鴨與蛋。有則皆食。貧人度日。則惟食乾饊。飲涼水而已。概不用箸。凡有湯之物。陳盤於中。以小木杓輪食之。乾物皆用手取。濡染弗顧也。油以酥油爲最。係提牛羊乳之精液。凝凍於皮袋者。食之大補。次惟羊油。清油則種胡麻爲之。土魯番並多脂麻油。能用大車運濟境外。牛羊乳並作成乳餅。乳豆腐。以備零食。羊油可作油茶。以油煎滾。用灰麵炒黃攪入。佐以椒鹽葱桂之類。俟凝冷成團收貯。每摘少許。煎湯飲之。冬日最宜。體溫而適口。清油常作油果。油餻之屬。如蔴辭粔籹蜜餌。有餳餭些。與杜工部詩。纖手搓成玉

數尋。碧油熬出嫩黃深是也。鹽則產處甚多。可自掘取。喜食醋。用調麵。中家自造之所需。花椒、薑桂、草果、紅白蔗糖等類。有內地商人運出分賣。俗不食豬肉。見輒深惡。卽牛羊雞鴨。非同教所宰不食。凡自死者皆棄之。雖肥不食。因惡其不潔。且未曾誦經宰割也。

新釀葡萄甕始開。全家高會滿擎杯。還看馬乳融成未。吩咐央歌再取來。

男女皆好飲而多量。酒有數種。呼爲阿拉克。究竟阿拉克。係言沙棗所釀者。因以此爲常酒。故專其名。又有用稻米大麥糜子。磨細釀成。不除糟粕。如關內黃酒者。味淡而甜。名曰巴克遜。最上之品。莫如葡萄所釀。初釀成時。色綠味醇。若再蒸再釀。則色白而猛烈矣。性甚熱。飲之可除寒積之症。漢書謂俗嗜酒。大宛左右。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亦未必然。皆極言多且久也。又馬乳可作酒。名曰七噶。以乳盛皮袋中。手揉良久。伏於熱處。逾夜卽成。其性溫補。久飲不間。能返少顏。又聞桑椹亦可釀酒。回疆桑椹。大者長寸餘。待其熟後自落。拾取曬乾爲之。張鳳翼談略云。有桑落酒。相傳熟於桑落之辰。因以爲名。又云。論者不知地有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是桑落乃地名。非時也。余謂桑落之名。或因俟桑子落下。取以釀酒亦可。至馬乳葡萄兩種不能兼壓者。恐說有未確。

瓜果

鎖心齊剖綠沉瓜。翡翠冰融月一牙。更有甘芳黃玉輭。橐駝筐篚貢天家。

西域多瓜。大半生食之類。一西瓜。其形圓。色多青蒼。或碧綠。暨花斑間色。其瓤不一。深黃者爲上。朱紅

桃紅者次之。白色者又次之。總皆以沙瓤爲最。味清爽而微甜。子實甚稀亦分黑白紅黃四色。剖之汁液如注。入口融洽。大止渴暑天酷熱時。心燥震動。食之頓解。重者十餘斤。雖不及關中所產之大。而味有加焉。一爲甜瓜。圓而長。兩頭微銳。皮多黃色。或間青花成條。隱若有瓣。按之甚輭。剖則去瓤食肉。多菊紅色。香柔如泥。甜在蔗蜜之間。爽而不膩。惟止渴較遜。列爲貢物。康熙間始入中國。稱爲哈密瓜。若葡萄之在漢也。又一種名香瓜。形小如拳。短而齊。皮色青花。內皆碧綠。去瓤與子。連皮食之。甚剛脆。亦甜而香。回人最喜種瓜。老幼男女皆酷好。每逢六七月間。瓜熟時。能食此度日。飽啖不厭。甜瓜香瓜趁未全熟摘回。削皮切片曬乾。編作圓餅。經久不壞。乾後愈甜。價頗貴。東南人皆帶回作餽遺。視爲珍品。若供菜食者。僅見一種。漢人名爲葫蘆。形象參差。大者如枕。愈老愈佳。色多榔桔紅。與南瓜同味。雅人每於庭前種之。作棚乘涼。其餘瓜菜。所見甚少。

蒼藤蔓架覆檐前。滿綴明珠絡索圓。賽過荔支三百顆。大宛風味漢家煙。

西域葡萄。自古盛稱。羣芳譜所推異品也。有數種。藤蔓鬚葉相若。開黃白細花。結實纍纍。尺許之藤。墜重二三觔不等。一爲白葡萄。卽漢時所進之綠葡萄也。大逾蠶豆。滴溜珠圓。色在碧白綠之間。寶光晶瑩。與玉無辨。其甜足倍於蜜。無核而多肉。因乾後色白。故名。又有俗呼牛奶。籍稱馬乳者。取其形似而名之。較白葡萄更大而長。分青紫黑三色。皮稍厚。有核。味甜而微酸。食之亦嘉。乾卽爲葡棗也。又一種名瑣瑣葡萄。史稱鎖子葡萄者。輕圓最小。裁如椒粒。其色紫。甜中有酸。亦無核。此種甚稀。故熟時多不

鮮食。陰乾以爲藥。凡小兒痘顆遲淹。煎服卽壯大。乾後其細如粟。每觔需銀一兩數錢。市者常爭之。葡萄產於山南。自土魯番起至南路各城。到處皆多。喀什、葉爾羌者。交納備貢。

果樹成林萬顆垂。瑤池分種最相宜。焉耆城外梨千樹。不讓哀家獨擅奇。

回人好植果木。土宜而味佳。桃二種。枝葉花色。皆與內地同。三月開花。六七月果熟。一種大顆色紅。極圓淨。無尖無毛。甘美多液。一種如內地桃實者。梨有數種。一種皮粗老。酸濇多渣。食之無味。留至次年。俟其凍腐。用冷水浸少頃。冰卽透出包裹於外。敲冰食之。凡中煤煙毒。昏迷欲吐。可立解。小販煮熟拌糖。賣爲零食。又有大而圓者。皮厚而味亦淡。惟一種略小而長。皮薄肉豐。心細甜而多液。入口消融。哈喇沙爾所產者。較各處更嘉。阿克蘇克爾品地方之梨。亦稱特出。以余生平所食者。當品爲第一。

山北山南杏子多。更誇仙果好頻婆。棗花落後櫻桃熟。一段風光莫忽過。

江南多杏。不及西域。巴達克山所產。固爲中外極品。而天山左右者亦佳。甜輭有沙。黏而復爽。熟較早。土人常飽啖。或與麵粥交煮食之。以之去骨曬乾。每顆包仁於中。肉豐厚腴潤。食之如受蜜然。內地者遠弗及。仁有甜苦二種。南八城一帶。販者以車運之。頻果亦特出。或青或紅。大者如盌。皮似李。光潤而薄。肉輕鬆。嚼之綿爽甘芳。味清且正。大約分兩種。一疏而脆。一泥而如腐者。卽佛經舍衞國之頻婆果也。花紅略與頻同。顆粒較小。肉尤甘脆。與頻果並茂。山南到處皆多。又有無花果樹。徑寸許。高五六尺。葉似艾而大。冬使臥地。覆以土。三月間扶植發生。不闊花而結實。八月始熟。狀似茄而多楞。色黃紫。味

甜而香。名曰俺吉爾。有石榴。與內地同種之易生。插枝卽活。但須與無花果同一蓋植。否則受凍不結實矣。木瓜亦西域所有。顆色香味。內地者同。櫻桃圓小紅殷。一如中土所出。惟不可多得。野生者有沙棗。酸棗等類。沙棗樹大而多刺。葉圓而色藍。四五月開淡黃花。香氣遠撲。棗大於蠶豆。粉紅色。皮薄且焦。肉乾枯而散。味甚澁。生食者少。皆採以釀酒。或研細包入蒸餻。酸棗樹小。亦刺手。葉尖而光。五月開細花。青白色。結小棗。無多味。有棗仁。食之微甜。曾過伊犁果子溝。見大路兩旁峭壁。果木叢生。多山楂、花紅兩種。想見深谷中。尙有佳品在也。又一種似梅花。色實味與梅悉同。樹甚少。余聞之而未見。其餘柑橘李栗之屬。皆所未有。

園蔬

幾畦蔬菜不成行。白薤青葱着意嘗。蘿蔔兒憐秋色老。蔓菁甕貯隔年香。

回人不多食菜。故圃事疏而菜類亦少。一蔓菁。彼名產木古爾。芥屬也。揚子方言。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郊。謂之六芥。葑也。蕦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彼處八九月收回。或糜蔔藏窖。或曬乾盛於甕。喫至接新。一胡蘿蔔。呼爲栽爾達克。色紅而苗細。一鹽姜。莖柔葉細氣香。彼名引麻蘇。卽爾雅蘠所謂胡姜也。中國之種。始於張騫得之西域。韭、蒜、芸薹、胡姜、薤。道家稱爲五葷。一丕牙斯。內地所無。莫能名。葉類葱韭。蔔似蒜而無瓣。皮或紅或白。似藠而不能剝。切片煮之。味如食藠而甜。爾雅蘠、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蒜、茖葱爲五葷。不識此爲何項。本草薤一名

蕎子。味既似蕎。當薤屬也。回人喜食之。外或栽葱而已。漢民徙居者。種菜較多。及楚軍出關。帶各項菜子。隨地廣種。而園蔬將備矣。惟一種南中未有者。名撇蘭。又呼切蓮。形若南瓜。皮青厚而多筋。長於土中。與蘿蔔同類。根葉相似。削皮煮食。味稍別。大者重數觔。內地陝甘亦有之。又野地肥潤處多沙葱。狀若木賊。食之疏爽有香。

花卉

花從內地強移栽。半畏寒多不肯開。獨有玫瑰成土著。異香清遠襲人來。

地氣太寒。非生長性成不能耐。本地無花卉。即曩時回王園中所有。皆從京邸搬回。培養甚難。秋後必置溫室中。否則根苗凍腐。本土出者。果木外僅見玫瑰。一紫花。一紅花。四五月盛開。香氣沁人。紫花味甜。蜜浸可食。仍須用土壓覆。方能過冬。草本者一種。幹與葉酷似紅莧。高五六尺。春種而秋花。花色深紅細縷。倒垂如稻秈。如纓緌。一莖數穗。長二三尺不等。彼中呼婦人髮辮爲察齊巴克。因相似而名之。皆好種。此間有端陽錦苗。與內地者同。花甚繁。大朶如椀。有紅白黑三色。黑者爲紫花。亦摘取陰乾染布。餘無所見。山谷中五六月間。亦復草花盛開。大半難名狀。多光怪。而秀韻者少。無人移植。

看花還是果林邊。十里花光遠接天。桃杏自嬌梨愛素。鬬他安石舊鮮妍。

果木園、大者園數里。凡人稠之境。長林相接。每當花開。望眼迷茫。燦若雲錦。足供賞玩。往年葉爾羌。即如逆酋霍集占之果園。查出入官者。亦有五六十所之多。花之繁盛。概可想見。各處略同。榴花本稱安

石榴。因出自安石兩國。一統志。塔什干。隋唐時爲安國、石國地。東界布魯特。爲南路近邊。故石榴種植尙宜。

聽園西疆雜述詩卷四

氣候

西土高寒氣候殊。伊州猶是一東隅。地分咫尺時爭刻。繙亂征衣件件俱。

新疆氣候不齊。哈密猶屬東陲。而冬之寒。夏之熱。皆倍於內地。卽如夏日。晴則酷熱難禁。若天陰風起。忽如冬令。卽值暑天晴日。晝中大熱。早晚仍需棉服。卽當炎日卓午。城中揮汗不止。出城北行三十里。至黑帳房地方。又寒氣逼人。氣候大約如此。蓋因地高土燥。蒸之以炎日。故熱不可當。若值陰霾。與朝暾力微。薄暮殘炤。則雪山之氣。得以勝之。故寒生頃刻。及與山近。雖日中亦改炎威矣。迨當冬季。冷澈心骨。途行頗難。口鼻之氣。致鬚眉皆冰。垂珠纍纍。終日不化。拂之稍重。鬚竟落矣。受凍之後。膚焦色紫。切忌近火。小而耳鼻。大而手足。暴炙輒墮。余初出關時。值十一月中。戈壁大寒。有小僕貪向火。遇有茅草。慣避而燒之。屢誡不聽。未幾耳鼻流汁。肉化如冰消。無可救止。時因戈壁不識路。有玉門杜姓傭工者。年五十餘。曩曾經過。遂雇爲導。令乘駝。一日將晚。因凍極、下駝步行以取煖。尾而忽後。計至前途有水處。不過十餘里。比到站。久候不至。使人馳馬迴探。見僵臥路中。按之氣絕。而軀已如鐵矣。是夜昇至站處。深埋於沙。封誌之。歷年以來。各軍士卒。於途中被凍。墮其四掌。致椎手而膝行者以百計。幸督師者矜憐。給以恤銀。並傳驛車。每載五六名。分起遞送。俾各回籍養廢。事經目擊。然後知李華所謂堅冰

在鬚。墮指裂膚。非虛語也。按職方外紀云。亞細亞西北之盡境。有大國曰莫哥斯未亞。其室宇多用火溫。雪中行旅。爲嚴寒所侵。血脈皆凍。堅如冰石。如驀入溫室之中。耳鼻輒墮於地。每自外來者。先以水浸其軀。俟僵體漸甦。方可入溫室中。新疆地氣已然。且皆溫室。惟凍極後。但用微溫棉絮覆之。俟其漸知痛癢。用手輕揉。使血脈流動。便可無礙。無水浸一說。或者彼國之法。所用者係溫水。否則促之死矣。

新疆自九月後。水輒易凌。有時未覺甚寒。室中無縫入風。並添爐火。而茶盞煙瓶。置之几案者。少頃卽膠住不動。水之微溫者。對風潑去。落地能有冰聲。

山北孤城寒更多。海城蒲類雪成窠。笑他五月披裘客。不識人間有葛羅。

巴里坤在大谷中。爲新疆極寒處。冬不待言。卽夏日晴明。猶宜春服。若陰霾輒至。飛雪著裘者有之。

高昌炎熱絕無儔。贏得元時號火州。畢竟庚藏陽氣伏。凄凄風雨又邊秋。

吐魯番之熱。不但迥異各城。並倍於南省。凡人家庭院中。皆穴地深入作幽室。鑿磴而下。床竈悉具。土性堅燥。無潰陷潮溼之慮。冬煖而夏最涼。賴此避暑。聞往年自四月底始。日光如火。風吹如炮烙。竟至不能出門。且屋舍炎蒸。酷熱難受。必棲伏地洞。俟日落方出。俾夜作晝。張燈照火。以勤操作。城中夜市通宵。日高仍息於洞。反是入伏後。炎威漸減。可以不避。待到秋時。涼風颼颼。又將雪矣。光緒癸未。余過其地。適當五月。見居民作息如常。並未洞處。據稱近年暑氣。已解大半。然余尚覺熱甚。火風一過。毛髮欲焦。曾試以麵餅貼之磚壁。少頃烙熟。烈日可畏。或云。因近火燄山所致。漢書所謂赤土身熱之阪也。

彼中議論者。謂因南人紛至。地之寒熱。漸及和平。卽如巴里坤。亦消寒幾許。氣隨人轉。容或有之。然究因朝廷福大恩周。文教一敷。風雲生色。昔之窮邊。今爲郡縣。視同內地。故氣候變焉。

八城蹠度漸臻南。尙有溫和一氣涵。物產不殊鄉國美。精華多在此中探。

新疆之精華。聚於南八城。氣候較爲溫和。雖東之四城。北拱雪山。西之四城。左倚葱嶺。究其平衍處。寒與熱尙得其正。景象與南中相近。

陰山北望五單于。地與南疆迥自殊。八月西風吹雪到。無端一夜失枌榆。

山北胡天廣野。朔風摧勁。寒多而熱少。奇臺以上。雖不似巴里坤。究與南八城迥別。較之哈密更冷。漢書匈奴傳。本始二年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又高帝自將兵。往征匈奴。會冬雨雪。卒之墮指者十有二三。皆北路一帶所見之事也。

波翻麗水已西傾。地勢旋低氣轉平。碧草煙深三月雨。黃花寒淺一天晴。

伊犂雖在北路之西。而地當嶺外。形勢轉低。氣候較北路和平多矣。常下雨。每當三月。大有春景。至九月猶不甚寒。大約與南八城相左右。

戈壁

大漠連天一片沙。蒼茫何處覓人家。地無寸草泉源竭。隔斷鄰封路太賒。

兩城相隔。或數百里。或數十里。中皆沙灘。名曰戈壁。非沙卽石。瀰漫無水草。不能爲耕疇作牧野。故絕無人煙。戈壁大者。其開路之初。原尋有水處。可以供炊飲馬。爲一站。故每程遠近不齊。甚或百三四十至二百餘里始能一息。有窮八站苦八站之稱。窮八站。在哈密往土魯番道中。苦八站者。卽安西赴哈之沙磧千里也。余初次出塞。賊行於前。抵玉門。探聞安西大路戈壁站中之水賊。皆塡塞不能前進。卽由玉門九道溝。過蘇賴河上戈壁。繞行小路。賴土人爲導。凡行漠地。必守轍循途。切戒欲左欲右。懼失路也。不意小路中風推沙壅。浩浩無垠。十餘年未經人跡。方行二三日。卽迷所往。失水兩日一夜。幸值冬月。人與畜尙未渴斃。計行沙磧十七日。至距哈密二百一十里之塔爾納沁城。始見人煙。途中站遠者。皆先夜起程。行至次夜方到。余曾道中有句云。黃沙漠漠捲西風。四野無人一望空。到眼尙行旬日久。據鞍常使兩宵通。隔山前路疑天外。昨夜新詩似夢中。正藉蹄涔爲傳舍。呼排去馬又匆匆。其景象大約如此。光緒元年。總統嵩武軍張公。於戈壁安西大路。按站興修館舍。浚井疏泉。派弁勇守候節相左公。復檄安哈地方官。沿站設局。運儲柴草。以備征進。漸至每站另有民店二三家。行旅自此稱便。其後南北兩路戈壁站口。通行照此安設。守站諸人。所需食物。皆由上下有糧之處。數百里運來。苦水至槅子煙墩一站百四十里。車駝每苦難到。哈密辦事大臣明公。派人於半途鑿井。爲腰站。奈掘深十數丈。得泉卒少。夏日經行戈壁。宜載水以防大渴。光緒八年。土魯番道中。渴斃步行者兩人。倚墩箕坐。張口出煙。緣臟中水盡。則火熾矣。過者下車灌以水。卒無救。惟駱駝性異。每隻日食鹽四兩。則不渴矣。

雪山

萬壑峯峯遠障天。峯峯積雪斷仍連。近山六月寒侵骨。不解衝寒尚有蓮

自葱嶺而來。萬餘里。天山上皆積雪。莫知其深。低處者。夏月融消。爲河水所自出。其高處則終歲不改其白。夏日平原寒氣猶重。雪中有蚍。重數觔。潔白而多脂。其性大熱。有雪雞。大者重十餘觔。肉粗無味。又有雪蓮。結片如刀。長二尺餘。寬約二寸。微曲而薄。剖之有實如紙。如小白蝶。極薄且輕。近息欲飛。取實蒸肉食之。治血分良。

巨浸

小海還能壯大觀。縱橫千里起波瀾。河源宿處渾無異。最是山頭更耐看。

新疆水少。亦有巨浸數處。漢人呼爲海子。夷語呼泊。呼淖爾者。最大爲蒲昌海。即羅卜淖爾。葱嶺南北河。與雪山大小支流。打匯於此。爲黃河上源。星宿海之水。由此中入地。伏流湧出。廣圍千里以外。旁多小海附之。稍上五百里。至哈喇沙爾。有博斯騰淖爾。周二百餘里。開都河之水。經流出入其中。蒲類海。在巴里坤城西四十里。土語呼爲哈木哈嗎爾淖爾。南北十餘里。東西七十餘里。當谷中低處。勢如釜底。北傍小山。四圍之水入焉。偶當日色西沈。遠望波間。樓臺隱約。良久始沒。亦蜃樓海市也。博克達山峯頂。有海子。山曲外所得見者。周不過數十里。溢流至山腰。瀦爲小海。圍三里許。自此流出成河。伊犂之三臺。在萬山高頂。有海名賽喇木泊。長春子所謂天池也。余曾登松樹頭嶺首。計量大概。南北約六

十餘里。東西不下二百里。三臺營房。在其東北角。西上大路。從大河沿地方。轉南入山起。行上坡路。二百一十里抵此。高已概見。海之四面。僅此處山開里許。中爲平坡。東則天山幹崙。勢猶低坦。依山海岸長坪。寬處數十里。卽往伊犂大路。餘皆峻峯圍繞。雪光一片。蠟起水中。三臺瀕水倚山。前望海中數里處。有大小兩石山屹立。高者出水十餘丈。低者數丈。相隔半里許。恍睹君山香爐。於洞庭波中。海深不可測。無魚蝦。惟夜間時聞搏激吟吼聲。非神物必怪物也。水清潔。但飲之腹脹。緣開闢以來。所融冰雪。積久未經流動者。其寒涼可知。三臺松樹頭兩處。均有泉眼。濱於海。過者須汲此爲炊。愼勿誤用海水。又特穆爾圖淖爾。在伊犂惠遠城東南。喀什噶爾之西北。周千餘里。一曰圖斯庫爾。聞俄人曾查悉四圍有水七十餘道注之。

河道

河木來從雪嶺頭。幾支西去幾東流。八千疆土憑分潤。百萬生靈待有秋。

新疆經流。南路以崑崙河源爲大。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河。與英吉沙爾之河。合流爲葱嶺北河。葉爾羌之澤普勒善河。聽雜布河。合流爲葱嶺南河。均流至巴爾楚克南北。會合東下。此黃河正源也。南有和闐之玉隴哈什。哈拉哈什兩大河。及玉斯庫爾河。三水北流。會合爲河之旁源。入於葉爾羌。河北則阿克蘇之渭干河。發源於穆素爾河。其西有烏什之托什罕河。東有賽里木拜城。分作三支之木扎特河。左右南流。入於渭干木扎特之東。有庫車之厄爾勾河。源於烏爾土布拉克山。東流經沙雅爾城。與

渭干河會厄爾勾之東。即哈喇沙爾之開都河巨流。與南北源等。東北流入博斯騰淖爾。復自淖爾西南溢出。迴流二百餘里。與河源會合。東下滙於蒲昌海。此水之東流者。他如吐魯番之交河。闢展哈密等處之河。或北或南。皆細流也。北路以伊犂河爲大。源於穆素達阪山後深谷中。自東而西。洪流瀰湃。小河數道入之。其南有霍爾果斯河。發源俄羅斯境。經伊犂後。兩河會合。西下注於彼中海。此分嶺西傾者也。自伊而東。如大河沿、晶河兩水。則西流而轉北。如托多克固爾圖庫爾、哈喇烏蘇、安集海、烏蘭烏蘇五處。其水勢相等而北流者也。陰山一帶。又以瑪納斯河爲大。次推呼圖壁、昌吉之河。若迪化、阜康、紫泥泉、濟木薩古城、木壘河等處。皆直趨東北之小水也。自大河沿以下。諸水各爲一支。發於天山。其源淺近。無會合。無歸宿。漲則洶猛。涸可立待。北流沒於沙中。塔爾巴哈臺有額淋勒河。與北路諸河尤遠隔。不相屬。發源阿爾泰山。始東北流。其後北流入俄境。

雷雨

阿香底事徑途分。住近南山久不聞。豈是無雷眞有國。一天風景隔蠻雲。

曩時久在西域。未曾聞雷聲。至光緒二年夏日。忽有輕雷殷殷。鳴於哈密。居民男婦。皆驚異之。按漢書、無雷國王治盧城。南與烏秅。北與捐毒。接與蒲犂、依耐等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氐。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子合。至依耐五百四十里。依耐今英吉沙。

終年無雨溼荒郊。氣脈難騰地太高。偏是新苗經未慣。農夫原不望春膏。

雨因地氣而致。地氣溫和則滋潤。卽有熱氣蒸之上騰。降而爲雨。如甑中得火。氣水瀰漫也。若寒冷。則乾澀而氣不升。又値沙磧復高敞。縱有水氣。亦凝結而成雪。如人身受凍。血脈停滯也。南八城捷至伊犂。猶近溫線。故溫和而有雨。哈密捷至烏魯木齊、及塔爾巴哈臺。地與溫線較遠。與冷線較近。故雨澤甚稀。常數年不一見。新疆種植。皆引河水爲溝渠。澆潤其根苗。亦性定而相宜。若雨則滴鹽害苗。並灌水於苞中。反致易萎。凡有雨之處。皆非農所願望。

風雪

陣陣狂風不可當。漫空沙石亂飛揚。窮川大漠連朝暗。多少征人委異鄉。

邊地多風。常三五日一發。晝夜不止。塵沙入室。出戶不能睜眼。戈壁廣野中。尤猛烈難行。石子小者能飛。大者能走。沙石怒號。擊肉欲破。行人車馬遇之。須卽停止。苟且遮避。若稍移動。卽迷失不復得路矣。同治十二年冬。瀏陽黎彤雲觀察獻。帶軍出關。行至胡桐窩之西。遇大風。吹失多人。幕友陳君江西孝廉。亦及於難。車馬僕夫。相隨共杳。停紮數日。遍尋未見。蓋因沙流如浪。遇物攔塞。則一旋成堆。高低纍纍。從何處掘疑塚耶。余時在沁城。是日城中屋頂多揭去。都司署前照壁。極厚且低。竟被吹倒。土人年老者云。此等大風。久不一見。莫非數也。哈密赴吐魯番之路。向由十三間房經過。在戈壁大川南面。明稱黑風川。宋名大患鬼魅碴。多怪風迷人。過之輒被吹物。俟人俯拾將近。則稍爲吹遠。屢拾屢吹。戲以引之。幾番旋繞。不知路矣。寒熱飢渴。虎狼妖魅之類。皆可爲害。故過者戒嚴。吹落之物。甯置不顧。漢書

所謂風災鬼難之域也。亡友徐少松明府、常鉉、長安人。軍興以前、遊幕吐魯番、曾習聞。每言之甚詳。近來大路、改由北邊山罅、可無慮矣。唐書、青海西北、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老駝見風長鳴、往往如此。若預知風信、亦未可必。惟知險則有之。駝固喜鳴、其聲爲圜。凡途行、必繫大鈴於項下。取其便照料、讓狹路。如夜遇境有盜賊、必解鈴偷過。駝卽知之、竟悄無聲息。此經屢試者。又博物志云、燉煌西度流沙、往外國、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橐駝知水脈、所過輒停不行、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掘之卽得。此說未知驗否。

風翦鵝毛最易飛、胡天八月上征衣。瓊瑤滿地堅如石、直到春深始漸稀。

中秋以後、漸見雪多。因地冷而不消、踐如履沙、足不霑溼。積久愈凝結。候次年二三月、東風大吹、始與冰同化。曩曾於大冷時行戈壁、夜遇遍地皆雪、堅凍不能掃、遂於雪上鋪氈坐臥、竟未浸溼。蓋熱不勝寒也。

日月

日繞寒光力不支。長空萬里度遲遲。淒涼最有難禁處、風慘雲愁欲落時。

日光爲瘴氣所蔽、非昏黃卽白色。夏日雖燥暴、而慘淡仍如秋冬。

月到遐荒色減妍。十分圓處也淒然。那堪顚倒眉彎細、挂在冰山雪嶺邊。

曩於家居玩月時、常想及邊城月、關山月之淒涼、及置身領味、始知向所擬像者、猶未及也。至今回首。

宛存心目。卒莫能形容。

鳥獸

寂寞枝頭百囀聲。朔風寒影下飢鷹。翩翩幾許名難識。一見鵰盤衆鳥驚。

羽族僅數種。應候之鳴甚稀。鷹之毛色與內地同。大者有加。形聲蒼老。極大莫如鵰。土人養以供獵。狀若鸕鷀。重者十餘觔。喙銳而鈎爪堅利善攫。本鷹屬。亦呼爲鷹。蕭至忠爲晉州刺史。將獵。九冥使者謂諸獸曰。汝輩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鷹、卽此物也。凡出獵。人以牛皮裹臂。令蹲其上。馳馬而行。平時飾皮帽。蒙罩其眼以制之。放則盤空下瞰。鹿之大者。亦能攫取。日啖以肉。雄偉善捕者。需值數十金。又小鳥似畫眉。名曰哈拉火卓。面尖喙長。足高。黑毛白點。光有紅綠。捕而畜之。經久能言。有小雀纖細無比。鐵喙甚短。不知名。時見逐隊飛集。又有雀身小而長。色多粉白。頭頂有毛。豎如扇形。喜孤飛。常踟躕於道旁。不甚畏人。又有類竹雞者。回人名爲克克里克。漢人呼爲聒搭雞。因其鳴而名之。飲喙於山谷間。暨黃蘆紅柳叢中。飛不甚高。冬月尤肥。土人或網或捉。入市多爭之。活者畜於家。易馴熟。肉細而味鮮。當在家雞野鶩之上。草湖多水處。有野鴨。背脊黑毛一線。餘皆白色。又有黃鴨。更肥大。重者三四觔。回人雖不食。常捕而畜之。與雞鴨共食息。

海燕還窺舊主簾。良禽反被俗人嫌。誰憐塞外征鴻苦。歷盡飢寒爪印纖。

每當春暮時。燕亦來巢將子。毛色形聲無異。八月初。漸飛去新疆。最多之鳥。莫如烏鴉。純黑者大。白項

次之。灰色較小。八九月間。常數百成羣。集於城垣。排列若陣。並飛入人家覓食。慢無所畏。每近黃昏。繞樹爭棲。噪聲聒耳。至次年三四月。始合羣飛入山中。鵲亦有之。不甚多。形色與內地者同。惟聲有微異。回人俗見。不厭烏啼。反嫌鵲噪。以爲不吉之禽。常逐之。野鴿甚多。比之家畜者。喙長而眼紅。餘無所辨。春間雁自南來。多於叢蘆大澤間。就平蕪而乳。秋涼始去。回人間亦捕畜。以供玩。蒲昌海有天鵝。大於雁。滿身絨毛。似鶴。潔白有光。可取其皮。作小毛服之。輕如白袷。價頗貴。非邊州蠻人。鵝腹毳毛所比也。

密林遮葦。虎狼稠。幽徑尋芝。麋鹿遊。爲怯野人。狙道左。夜深偷度幾重溝。

邊塞多獸。巴里坤天山之松樹塘。野鹿成羣。大者如馬。能騎人。角長二尺餘。蓋麋也。南八城水多。或胡桐遍野。而成深林。或蘆葦叢生。而隱大澤。動至數十里之廣。其中多虎狼熊豕等類。虎之身軀。較南中所見者微小。而凶猛亦殺。不亂傷人。狼大如黃犢。出沒莫測。遇途人無伴。輒偷至背後。以前足跨肩。俟人反顧。噬其喉。若值騎驢。則隨其臀而嚙之。故西人出必持棒。爲防狼也。猪熊、類猪而喜坐。毛深粗黑。狀凶惡。前腳有掌。能持木石。野猪大者三四百觔。觜長力猛。最傷禾稼。回人雖不食。常力捕以除害。林藪之中。並藏鹿焉。安嫻無損於人。北路烏蘭烏蘇。有葦湖。過之亦時聞鹿鳴。哈密三道嶺北爲野人溝。中多野人。余僅見手腳形狀。手掌連指。約長七八寸。肉厚且寬。掌中皮粗色烏。舌舐欲光。背皆猪毛。爪堅利如鐵。戳。腳掌則寬厚而短。皮毛如其手。皆熊掌也。聞其身軀高八九尺。形體似人。惟通身黑毛粗硬。一如手足之背。三道嶺地方多果園。每當果熟夜候。結羣偷食。一路言笑而來。聽之不能識。往年並

出路旁。人見之佯爲不怯。彼亦走去。若奔跑必追。其行至速。大抵毛深覆目。走則垂毛低頭以視路。若立住。則以兩手揭毛。四望尋物。不動彼亦不知。故必俟其走動。方敢趨避。哈喇沙爾之西。亦有野人溝。皆出沒地也。猩猩近時未見。聞高二三尺。皮肉頗與人近。能言。極馴善不爲害。捕者取血爲猩紅。染氈毯最鮮。哈密大戈壁中。馬蓮井子。多野馬。常百十成羣。覓水草於灘。狀與小黃騾無辨。遇之不傷人。但捉獲。不能駕御。腰脊無力。惟勇於直前。

紛紛搖尾可憐蟲。半飽豺狼餓腹中。野獵更愁鷹犬惡。一絲微命繫蒿蓬。

平原荒草中。狐兎居之。狐之皮。回人作帽簷。需此甚多。並集裘爲袍。兎因毛淺不用。捕者亦少。野羊之屬。有大頭羊。出高山巖罅間。狀與羊同。略高大。毛青無尾。角徑三四寸。長五六尺。盤旋累綴。上坡行極捷。下坡因頭重。輒翻倒。其角可用爲弓。又山羊類於家畜者。角小多節。長只數寸。取其血。治氣痛跌傷甚良。又有黃羊。與麂相彷彿。毛緊色黃。時走於平川。途行往往見之。羚羊爲西域所出。角圓細而節密。藥物也。羊屬之肉獲之皆食。又曾見一小獸。狀若蝟。通身絨毛無箭。白有光澤。深寸餘。豐擁成堆。煖倍於狐。不常有。未知其名。豺、狗屬。較狼小而毛澀。貍、貓屬等。於狐毛淺色烏。豺與貍皆非常見者。蒲昌海有海龍。狀似小黃犢。出沒水中。時登於岸。一撒而毛片盡乾。風吹成旋。類乎紫貂。其輕煖珍貴亞之。每歲土人捕獵。照例交納呈進。水獺旱獺皆產之。別處亦有。均不多得。野地沙灘多黃鼠。身長三四寸。腳四爪。見人輒坐而望之。以前腳作拱手式。連揖不休。捕之竄於洞。又黃鼠貍。大倍於鼠。身長觜尖。常入

屋爲害。野貓屬也。深山巨壑之中。大小獸類尚多。未目見不能述。曾記在大戈壁中失路時。遠見兩大獸。色似水牛。大可加倍。以頭相抵觸。當有角。莫能名。或卽漢書所謂犛牛也。

蟲魚

赤蟻 元蜂憶九歌。欲箋爾雅費搜羅。聽來應候淸音少。惱煞傷人利喙多。

蜂之類間有蜜蜂。餘皆未見。蟻黃而極細。亦不常有。因地冷故耳。不識若象若壺者。在西方何處也。夏秋之鳴。南路間有蟬聲。而蟋蟀無聞。秋多蒼蠅。到處擁集。凡書畫衣物色白者。頃刻爲糞所汚。點成純黑。喜鑽人面。憎之罵之驅之。歐陽公張詠諸人。亦無可如何也。青蠅卻少。緣穢物非乾卽凍。驟難變化。極多莫如臭蟲。空中能飛。無處可避。夜間搜之牀壁。輒得數百。聞北路呼圖壁廟中。懸有臭蟲巨殼。徑盈尺。余兩過其廟。惜未往觀。人身之虱。卒然能生。朝更淨衣。夕費捫索。終滅如有。西人並以無虱爲不利。余證之果然。蚤虱尙如平常。不甚生厭。夏日有名匾子者。一曰草鱉。其形至匾。足藏腹下。吸血若飽。圓如小鱉。雞犬苦受其傷。入肉深沒。觸人卽腫痛。數日始能愈。蠍出於西北。生敗垣破壁間。豎尾疾行。軋軋有聲。談者謂見之宜用香楮送出。若擊死。則次夜愈多。來無了期。毒甚於蜈蚣。甚患之。蚊惟南路間有。北路暨吐魯番以下不一見。余在北路時。遊博克達山。見澗中有樹。結實如棗。大皮薄有稜。剖之滿顆皆蚊。按異物志。嶺表有樹。如冬青。實如枇杷。熟卽坼裂。蚊子羣飛。惟存皮殼。土人謂之蚊子樹。卽此類也。嶺南歐陽梅鴟天山賦云。榆葉孕蚊蟲之族。皋蘭邵乙園注。蚊蟲多生榆楊葉上。余所見葉大

而薄。狀異榆楊。結實孕之。當另爲一種。榆、欒屬。卽冬青。函史云。可放蠟。故蚊能寄生。見時已五月中旬。每樹所孕以萬計。察之出殼尙早。北路轉瞬寒生。且山中遠隔。卒未飛出。卽凍滅。各城夏月。臥榻不施帳幔。特無蚊耳。間有蟲長七八分。色麻。嚙牛馬。卽本草牛蟲草蟲之類。南八城有蛇。長大者少。不亂傷人。有土蛇甚短小。見馬輒以頭插地。而身豎若筆。馬卽腹脹而倒。入鼻以吸其腦。馬遂斃。幸遇之極稀。石龍、似守宮而有鱗。四足爪尖。頭有毛而鬚長。尾與身等。長八九寸。生山中石罅。蝙蝠間亦有之。與內地者無異。又八蠟、類蜘蛛而大。有八足。嘴方分四瓣。上下各二。生牆縫及鹵灘中。回人奉爲神蟲。見卽臥地候之。以一過其身爲吉。大有毒。嚙之甚危。非觸不爲害。山中有蟲類蛙。能作怪。銜冰吹之。立刻飛雹。傷行人禾稼。爲害尤烈。又雪山中有草。葉以韭。夏生冬枯。根蠕動。化爲蟲。名夏草冬蟲。此與蚊子樹一種。見草木昆蟲交互之奇也。

日暖冰融水國春。一河幸尾半無鱗。浪花猶帶腥羶氣。卻有漁郎去問津。

新疆有水之處。大半有魚。魚之大小。視水之大小也。最大而多。能有運供鄰境者。惟哈喇沙爾一處。哈喇沙爾。古焉耆國。漢書謂焉耆近海水多魚。唐書謂焉耆有魚鹽利。從古然也。魚二種。大者可逾十觔。一色黑無鱗。頭大有鬚。身圓而尾長。狀似乎鮎。皮厚肉粗。其臭過腥。食之無味。一身扁頭尖。薄有細鱗。近乎白魚者。肉細而不腥。與河之魴。江之鱸。不甚相遠。此爲各城爭市者也。南八城諸河。皆有魚而無鱗者多。短小而色雜。南人戍邊者喜捕之。蒲昌海水闊風腥。海邊一部人民。皆以魚爲菽粟。遠辟一隅。

無人往捕。而彼中人亦無有能爲商販。運出分售者。但自足魚而已。哈密涓涓細流。向本無魚。僅有沙鰍。長不過二寸。自爵中丞劉公。駐軍其間。於川中低處。開引深渠。廣長而有壩。由內地收鯽魚爲苗以養之。不數年間。而魚不可勝食矣。北路如蒲類海。賽喇木泊。博克達山諸巨浸。皆冰天積水。中無寸鱗。惟瑪納斯城北十餘里之處。河有深潭。中多小鮮。鯽居其半。味亦甚嘉。若烏魯木齊城西小河。及伊犂等處。大小諸河。雖皆有魚可捕。亦鯽鮎短小之屬。尺半者不可得也。至於鰕蟹鱣鼈諸類。全境中皆所不生。

草木

苜蓿黃蘆舊句哀。席萁曾借馬班才。須知寸草心堅實。堪並琅玕作貢材。

王昌齡詩。出塞復入塞。處處黃蘆草。塞外多黃蘆。信然。其狀在蘆茅淡竹之間。深二三尺。色黃。凡鹻灘遍地叢生。牲畜喜食之。其次惟席萁。一名塞蘆。俗呼茇茇草。即漢書所謂白草也。生沙土荒灘中。或與黃蘆錯雜。春末發蓀於蔕。每叢百數十莖。高五六尺。莖葉穗花。宛如芒草。惟莖堅光澤。尺許一節。以之編筐簣織席簀。雖粗甚牢。漢書五行志。檿弧萁服。註、服。盛箭者。萁草似荻而細。織之爲服。即謂此也。到處有之。南路清水河者最嘉。大者可截爲箸。飾以銀。頗新雅。數十里灘中。一望皆是。中有一蔕。心尤堅實。能沈水。採之以入貢。託根詭異。如芙蓉之茶。歲易其處。披尋始得。謂爲瑤草可也。苜蓿。野生者少。各處渠邊。暨田園中隙地間有之。餘皆專因芻牧。牧子播種者。牲畜喜食。易肥壯。史記大宛傳。馬嗜苜蓿。

漢使取其實來。天子命種之。內地之苗相同。嫩時可作菜食。味清爽。卽薛令之所吟先生盤中物也。

自古龍堆草不生。牧童爭趁水邊程。湖中蘆荻供多用。風度遙吹犢背聲。

流沙枯土。概不生草。凡有萌芽處。必附近有水。地尙潮潤耳。水邊間有紅蓼。或淺草纖苗數種。蕩漾清流。點綴原隰。自皆不可多得。惟茅一種甚細。低洼泥沙地。遍段生之。深二三尺。黃白色。呼爲冰草。因常於秋後割之冰上者。可以供牧放。並儲備冬春喂養。其利畜不在苜蓿下。肥地有野麻。高四五尺。一莖數枝。開紅花。可取麻爲繩。並織布縫袋以盛物。又馬蓮。似蕙而窄。質柔厚如菖蒲。深尺餘。密帚成蔸。零星苗野。牲畜不食。爾雅。蕭。蒿。疏。狀似蒲而細。可爲屩。亦可綯以爲索。與此適合。未知是否。蒿與內地者同。沙土中間有之。其餘草類不概見。蒼茫野望。所目睹而或色者。冰草與黃蘆茇茇而已。唐書謂高昌有草。名白疊。擷花可織爲布。未詳。高昌今吐魯番。花可織布者惟棉。別無所見。豈唐時尙不識棉耶。凡草叢之下。空處仍是亦地。非若南方土潤。更有貼地如茵者。望之千里一碧也。至於湖池。與平川卑溼地。則蘆葦生之。南北兩路。幾處成林。輒長數十里。大者徑寸。剖之可織席。凡鋪墊土炕。及一切雜用。皆賴之。其蓋屋多用蘆竹。厚鋪於椽以承泥。較之茇茇編席。工省而用同。亦能耐久。漢書謂多葭葦白草。信以此兩種爲特蕃盛。新疆境內。除地畝分種各管外。凡山川物產。概屬之公。取用不分畛域。

紅柳花姸莫可儔。白楊風淡易悲秋。蕭蕭落木驚關冷。最動鄉心倚戍樓。

紅柳。高不過五六尺。大者圍四五寸。葉細。[illegible]色似藍而綠。開粉紅花。如粟如纓。有似紫薇。嫣然有香。

木中之最豔者。皮色紅光潤而貼。削之更現雲紋。每枝節處。花如人面。耳目悉具。性堅結。西人用作鞭桿。據云。飲畜攪於水。能開毒氣。倉山詩集中。有某公見示紅鞭云出哈密者。卽此。枝條可編器。細縷若藤。捋之皮脫而白。能歷久用。沙土長窩中。往往生遍段焉。白楊葱蘢無曲。枝椏稠密。附幹直上。無離披歧出者。狀甚欖。高者十數丈。望若攢筆。圓勻挺秀。皮多白色。葉薄而稍圓。回人賴爲材用。惜欠堅實。自生者少。每於人家屋側。或塋園城市間。偶見數株。皆排列整齊。大都栽植使然也。多者莫如胡桐。南路如鹽池東之胡桐窩。暨南八城之哈喇沙爾。瑪拉巴什一帶。北路如安集海。托多克一帶。皆一色成林。長百十里。其狀多彎曲臃腫不能成材。葉頗似桑。三四月開小白花。與內地之桐。迥然不類。大者亦成合抱。而心多空腐。擇其堅實有花斑者。作馬鞍亦嘉。液流至地。爲胡桐鹼。可發麵。回人並合羊脂爲胰。澣衣較洋鹼尤潔。其枝間凝結之脂。卽本草胡桐瀝也。漢書注、胡桐似桑而多曲。蟲食其樹。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釘金銀。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律。卽謂此也。哈喇沙爾之孔雀河河口。泛流數十里。胡桐樹雜。古幹成林。倒積於水。有陰沈數千年者。若取其深壓者用之。其材必良。槐與椿間有之。狀與內地相同。椿係大葉一種。非嫩芽可食者。槐於五六月開花。回人亦摘取曬乾。以染布帛。新疆東望榆關。北有榆谷。而榆究不多。各處偶見數株。狀同內地。惟審其性質。較細而結。紅色類櫸。有莢錢。回人亦食之。沙灘之中。生瑣瑣柴。爲漠地獨有者。高四五尺。圍不過數寸。屈曲古峭。如樹根。皮白葉圓。性若朽脆。折易斷。而無聲。拔之根卽隨出。宜燒爲炭。甚堅結。久爇不消。炙之有力。

作柴則無燄。柴與炭燼後。灰中有鹽成塊。見慣皆棄之鹵灘中。有茅柴名駱駝刺。高僅一二尺。每蔓成堆。葉青厚多刺。甚棘手。嫩時駱駝食之。因名焉。博克達山峯頂。有小樹一種。隱於蓊鬱中。小者若箭。大或盈把。皮色略黃。光淨勻膩。如紙而牢。如綢而薄。累數十層。揭之如繙書。聯而不黏。去皮則潔白堅潤。加以磨刮。酷似象牙。剛柔相兼。黃楊弗及。微有心。刺針可入。數寸一節。通之若竹。余得之山僧。枝葉未見其狀。採者惟無意間能遇之。土人不能名。呼爲千重皮。一曰卽降龍木。舉宋時演義楊家將之事以實之。恐出附會也。

千尺喬松萬里山。連雲攢簇亂峰間。應同笛裏邊亭柳。齊唱春風度玉關。

天山以嶺脊分。南面寸木不生。北面山頂。則遍生松樹。余從巴里坤沿山之陰。西抵伊犂三千餘里。所見皆是。大者圍二三丈。高數十丈不等。其葉如針。其皮如鱗。無殊南產。惟幹有不同。直上干霄。毫無微曲。與五溪之杉無以辨。曾遊博克達山至峰頂。見稠密處。單騎不能入。枯倒腐積甚多。不知幾朝代矣。巴里坤松樹塘山中。並有二株。用大鐵鍊拘連其上。鍊久剝蝕無鏽。未詳其原。抱樸子曰。山中樹能人語者。其精曰雲陽。歐陽梅隣天山賦及此。邵乙園注云。今巴里坤間亦有之。然則所拘者。必此怪也。松皮可作玩物。曩於兩般秋雨盦集中。見浙江某君以西域南山松皮徵詠。比以平易疑好事。及出塞見厚者尺餘。截之爲假山。置案頭。數片老龍鱗。幽峭天成。如羣峰聳矗。始驚爲奇。某君所謂南山。卽巴里坤呼天山也。若夫平地大小水邊。暨屋舍左右。則宜於柳。柳數種。或葉大枝昂。或垂條搖曳。而飛花舞

絮不概見。土人於枝條粗大者童之。以俟再發。備材用也。平地樹木原少。凡有人煙處。又爲賊所罄伐根株幾絕。左文襄公檄飭湘楚諸軍。各於駐處擇低洼閒地。搜折樹枝。排插爲林。方及數年。已駸駸乎蔚然深秀。民甚德之。皆榆柳也。北路固爾圖之西境無居民。河灘數十里皆柳。水深淺處。隨地自生。大者圍二三尺。枝柔葉細。與常種相若。五六月開大瓣白花。宛如木槿。漢民附近者。往摘之。陰乾售爲藥物。其性涼。暑天烹茶飲之。能解熱毒。每觔值銀數錢。此爲各處未有者。當另成一種。古之回人好種樹。令柳眠橫長起伏蟠旋。往日南路洋薩爾。有古樹一叢。大者十圍。垂陰深暗。皆蟠柳一株。發出之枝也。老幹離土二三尺處。有眼。孔中出清泉湧噴。甘芳如醴。人皆頌爲靈泉。而於樹亦尊之若神。未悉何人手植。又烏什城之西南四五里。有蟠柳。繞幹發出百餘枝。高者十數丈。古峭縱橫之狀。無所不備。中抱澄潭。隆冬不凌。有索特胡瑪雜爾在焉。猶華言廟也。回人謂自千年前。有和卓木。從溫都斯坦來者。居此種樹誦經。潭中多蛇。旋卽盡去。余按所云。和卓木則是。若年代地名。恐皆相傳訛誤。當卽瑪木特玉素普。始遷時之遺蹟也。

土產

土厚能令百寶生。金藏五種辨分明。夜來識得山中氣。谷國須從此內爭。

產金以于闐爲最。自于闐行三日程。爲小金廠。行七日程。爲大金廠。皆出大瓣金。次之葉爾羌所屬之伯得爾格乾竺特、色呼庫勒等處。皆產黃金。哈喇沙爾出赤金。城西北二百餘里爲白扎克四百餘里

爲紅扎。皆產金處也。又于闐縣西北百餘里。地名破城子。城無遺迹。皆沙灘。凡至其地。無心摸之。輒得金物。吐魯番西四百五十里。地名庫木什。回語謂銀也。其山產銀。唐人呼爲銀山。和闐所屬之塔瓦克。出銀礦。向曾徵銀。近因人少未採。庫車北行三百數十里。大山中出金箔銀箔。其地大寒。人不易去。阿克蘇北面大山沿邊。多產紅銅。庫車東北六十里。名銅廠莊。亦係採銅處。又北五十里。地名齋木奇塔什。又西北二百餘里鹽山之側。此兩處皆有銅礦。齋木奇塔什並出鐵礦。英吉沙爾東南三日程。其山產鐵。卽漢書所言涉車鐵山。又特穆爾圖淖爾地以產鐵得名。特穆爾者。鐵也。阿克蘇所屬之山。並有出鉛者。漢書謂龜茲有鉛。彼時屬在龜茲耳。往年賦額。葉爾羌歲徵黃金共一百十九兩零。和闐歲徵黃金八十兩。又額糧內有折成普兒者。以黃金再折每普兒一百七十八文。折交黃金一錢。歲共收金三十兩。各項金數。隨玉進貢。阿克蘇地方。每年交納紅銅四千五百餘觔。庫車交紅銅七百三十觔。賽里木、拜城。共交七百五十觔。此備鼓鑄錢文之需。阿克蘇並交納黑鉛三百觔。因製造鉛丸也。以上皆出南八城。非北路所有。大抵土山之氣發於外。故草木生焉。石山之氣蘊於中。故金玉生焉。天山南面多石。上無樹木。氣鍾於金玉。北面多土。故山頂皆松。萬峰葱鬱。無怪乎金玉稀少也。惟大河沿以上。西亘一山。低長而多石。余在五臺道中。於天未曉時。從對岸遠見山邊無人之境。突然似火非火。光芒四射。燄長丈餘。精采奪目。疑之。僕夫告余曰。此金光外放也。逾時始收。據其外耀者測之。其中藏之富可見。又烏魯木齊山下有金穴。不甚深大。約北路亦有幾處。可採而得者。特無人留意耳。

玉擬羊脂溫且腴崑岡氣脈本來殊六城人擁雙河畔入水非求徑寸珠

玉出崑岡自來論玉者統計中外以和闐爲最出雲南者次之雲南之玉或翡或翠或粉白雖各極其妙而其質猶粗非若和闐之溫潤而細膩也潔白無瑕者名脂玉以其酷似羊脂擬爲上品其寶光蘊藉色足十分者則又無上上品也聚紅皮者次之青花者又次之若玉拉里、磋子石等稱則碔砆欲混者也玉雖崑崙所產究不能登山採之皆在離山數百里處深入於河暗中摸索是玉是石出水始知唐書謂于闐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未知驗否其璞與雲南所出不同雲南之璞外如火石極粗澀剖之方見精采和闐之璞皮與內不相遠一睹可辨惜得之甚難出玉之河二一玉隴哈什一哈拉哈什玉隴哈什者最嘉哈拉哈什者次之每逢桃花水暖雪浪未來及秋色澄鮮河冰未凍定爲兩季採取其後添採哈琅圭、塔克兩山內亦按春秋爲期又添桑谷樹雅山內秋採一次五處所得雖定儘數交納爲正供焉民間採者亦多近年各省有人曾在彼雇工撈索往往虛擲千金未償片玉雖得愈見可貴然復有一探便得或重纔數兩而價值千金者連爲之也河之有玉不定爲山水衝下和闐城東南六十里爲小驟馬地再六十里爲大驟馬地兩處產聚紅皮脂玉在沙灘中掘取當是生長其間者漢書謂于闐出玉又謂莎車國出青玉莎車青玉者今之玉拉里各種是也品類高下不一色雜碎者有之皆尚腴潤若所云鄯善出玉未聞其地惟哈密大戈壁中馬蓮井子出白石似玉而粗堅過之美者製器光澤久用則色敗但呼以地名輕之也考漢之鄯善國東接陽關馬蓮井子正當

陽關西北三百里。大山環其外。當時必屬鄯善。出玉當是指此。北路瑪納斯河中。搜尋亦可得玉。色白而有翠。類乎雲南所產。嘉者亦朗潤可觀。不常有。磋子石、出南路。此種甚多。白而細者混玉。亦珍物也。崑崙多寶石。如金星石。藍寶石。硇砂紫英各種之外。尚未曾見。至籍載金剛鑽。有大如雞卵者。此無價至寶。何可易得也。又聞有冰晶。係萬年不化之冰。所凝結者。用作眼鏡。妙不可議。惜難往取。按唐順宗初。枸彌國貢長堅冰。賫至京師。潔冷如故。炎暑赫日不消。崑岡之冰。其成晶也亦宜。若魏文帝時。燉煌獻徑寸大琛。未知從何處得者。特亦偶然事耳。

沿崖洞穴長青煤。石火能供萬戶炊。更有泥沙成寶物。居民搜採北山陲。

天山南北。皆有煤穴數處。大都整塊如石。其性極嘉。即如哈密三道溝所產。在老窰者。猶有煙。中之悶人。新窰更勝數倍。隨置於地。燒之引火即燃。無煙氣而有長燄。經久不燼。北路迪化一帶。有煤炭藍炭煙炭三項。煤炭遜哈密所出者不遠。煙炭多油。片紙可引。如燒松脂。力撲不能滅。濃煙著物即黑。室與廚皆不宜。另由土窰閉燒。除煙則成藍炭。望之類沙缶。而堅結過之。其色藍。燒以深爐。燄長力大。尤能耐久。皆一方生活之寶也。庫車城北五十里。齋木奇塔什山內。產物獨多。鐵礦、銅礦、煤炭外。並出白礬、硫黃、硇沙等項。硇沙有紅白二種。可廣取之。但皆鹽硇。雖售而價賤。遠不若藏中所出。更有嘉品。可以配眼藥。開厚翳。較黃金尤貴耳。硫黃入藥。西產者最良。道遠不適於運。阿克蘇境內亦有之。舊例與燄硝並徵。用備火藥。又塔什密里克之西南兩日程。特列克地方。產玉沙。爲攻玉所必需。非此不能磨琢。

中外玉工取資於此採運之利不少但西土出者宜於西玉以治雲南玉其力略遜

蘆苓先去問蚪松五月風和鹿養茸山峻自多奇異草靈苗知在幾層峰

回俗不用醫藥故無人入山採取然萬壑千峰其中藥物之多概可想見天山數千里皆松茯苓自當不少且凡有鹿處必有蘆芪靈芝等項鹿交必食芝芝無定狀惟鹿能認其平時所食者皆蘆芪補劑之苗鹿茸之補非關夫血肉關夫所食之物元氣聚歸耳故養之於家同一解角而茸不足貴也余遊博克達山適當盛夏所見各草多不能名揣之當爲藥苗著名者大黃近年西洋購買視爲珍物採運屢獲重價阿魏亦天山所出因用少而不行平地家植者北路有枸杞顆大肉豐全然無子紅色鮮明甜潤若蜜較中衞四百戶者尤嘉當推極品名烏垣枸杞出烏魯木齊滿城內惜種樹之地僅廣數畝每年收摘不過數百觔南路種紅花往年哈什並入額徵歲以三千數百觔交納性色俱良其爲藥爲染與西藏產者無異野地所見甘草蒼耳爲多水邊亦多大黃若蓯蓉鎖陽皆突起於沙灘無根苗者麻黃一項喜生沙土長窩常數十里無間曩時大泉各局儲備柴薪堆積者僅此一色粗賤之藥誰從遠運皆置之不顧近來內地有人在彼採賣者天山之雪蓮其狀已述於雪山句中次之有催生草苗細似秧針深四五寸微有蔕若麥冬據稱以公母配對服之催生神效未知若何按周文時康居國獻浮苴草食之宜男當另是一種又漢武時月支獻活人草三莖人死以草覆面卽活此等異草更無人知其餘藥物當漸有能識者入山採掘也天山之鹿夏至解角與關東者不同而性亦別焉彼補陽此

補陰。彼補氣。此補血。彼急而燥。此緩而和平。老年與婦科食之最宜。取茸之期。前後只一二日。略早則血力未滿。略遲則毛粗而角老矣。關茸宜小。西茸宜大。有每架十叉以上。重數十觔者。珍貴物也。

險隘

天山

天山六月度晴曦。鼓角聲驚雪雹隨。幸繞迴欄三十六。裂膚猶免墮深危。

天山過嶺之路。正在幹崙過峽處。故嶺首猶山腰也。山中最寒。冬月過之。人所准備者。尚有墮指裂膚之患。若夏日忽然風雪。行人原未料及。以致凍斃者常有。往年山行多忌諱。宜悄靜。若大聲長呼。或軍行吹角鳴礮。縱當炎日。雪雹立至。幾如隆冬。光緒初。各軍出關。余時在哈凡。過過嶺者。皆囑其預防暴冷。且告所禁。卒有不信忌諱。致遭奇難者。響應殊不可解。自東而來。從哈密一百二十里。入南山口起。峽中行上坡路四十五里。登至嶺首。尚無險。惟下嶺之十餘里。係直壁崙身。無所擋塞。勢陡峻。曩時天山不通車。下嶺路窄。危懸於壁。秋後積雪。不知其深。偶失足。即墮落直下。孤行之人。固無所施。即有伴侶。非長繩縋引。亦不能上手。足凍僵。愈掙愈墜。遂埋雪中矣。光緒元年。張中丞暫駐哈密。即飭所部嵩武軍。興工開山。迴繞三十六盤。以舒其險峻。寬一丈五六尺。並刊木爲欄。宛轉遮護。自此若坦途焉。

松樹頭

登山瀕海復登山。越嶺南行路最難。三十里程懸峻阪。往來車馬足蹣跚。

松樹頭。係三臺海上。諸峰過峽處。一小嶺也。高不過二三里。登之非險。險在過嶺而下。較天山加倍。緣自大河沿入山起。二百五十里漸上而來。高於不覺。乃以數日所上者。一瀉直下。路便危矣。嶺首至峽底溪邊。二十餘里。中多壁立。車行至此。卸盡前驂。僅留轅馬。並用繩挽住。緩緩放之。轅馬顛仆幾斃。幸每行一二里。小有平坡。可憩足。其自下而上。車馬更見難行。

果子溝

漏出峰頭隙罅。天迴旋四十二橋連。此中素號神仙窟。巖壑陰叢果實鮮。

松樹頭下嶺。爲果子溝。卽塔勒奇山峽。兩山聳矗。中夾一溪。寬處不半里。狹數丈。清流急湍。響震山谷。元太祖之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開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橋可行車。沿溪而下。忽左忽右。蒼巖牙錯。以故十步之間。循環雁齒者。其常也。自嶺底至峽口六十里。其中曲折崎嶇。莫名其險。今幷爲四十二橋。歸伊犂鎮標經理。日派弁兵數人。馳馬梭巡。扶其欹塌焉。峽之上游。深遠不可知。聞往昔有人探入。未窮其源。修煉之士。棲止巖穴者。不知其歲矣。兩山果木叢陰。別有天地。咸以爲多仙蹤云。

阿哈布拉

陰鎖銀山一道開。長溝盡日夾崔嵬。征人別有奔馳苦。爲怕千峯瀉水來。

數千里回疆。於哈喇沙爾之東。一關深閉。丸泥可封。形勝莫能殫述。路極險。自蘇巴什之東入山起。約行七十餘里。至阿哈布拉。再六十里至桑樹園。八十里至榆樹溝。上下二百餘里之間。兩山壁立。中以

溝通。天光若虹。一綫微露。溝之狹處纔丈許。祁陽易仲潛觀察。曾題一梭天三字。於阿哈布拉路旁。鐫之石壁。嵌空如斗。溝中惟桑樹園地方。尚有岔路兩處。左通海子。右卽蘇巴什小路。餘無別徑。途行至此。須迅速經過。勿稍停憩。因其大山深壑中。天陰輒雨。水集傾瀉。會流於溝。行旅不能預知。陡漲奔騰。深或數丈。車馬一衝而去。無可趨避。洵畏途也。唐書稱爲銀山道。西距哈喇沙爾城。三百餘里。

冰達阪

天邊穆素問星郵。十里攀援駐足愁。費盡五丁開鑿力。水晶簾上動蜉蝣。

冰達阪卽穆素達阪。係厄楞哈必爾罕大山之嶺。天山之分名也。回語謂冰爲穆素爾。謂嶺爲達阪。在阿克蘇東北三日程。自此穿山開路。捷通伊犂。僅千餘里。山勢峻極。懸崖險巇。無路可登。嶺係斷峰低束處也。上因有水流出成冰。結成山體。深厚莫測。每日撥民夫二十餘名。於冰上鑿蹬爲路。長七八里。凡度嶺。人與馬皆用繩繫而牽之。緩步挨進。冰多震動。時拆裂。深或數丈。望之戰懼。此路余未身歷。聞異景奇險。有難名狀者。阿城至此入山已深。南之山削立如垣。隔阻陽氣。故嶺背純陰。下有谷壑。累巨石。有水從石下湧出。時或力猛。凝激冲石上。翻水隨汎濫。人行冰上。足顫眼花。而奔泉懸瀑之聲。又上下吼鳴。驚駭耳目。甚至暴風狂雹。猝然交至。失墮可慮。是棧道劍閣之險。不足道矣。近山安設居民百二十戶。免其納糧。專修此路。唐書謂跋祿迦。卽漢姑墨國西三百里。度石磧。至凌山。葱嶺北原也。水東流。春夏山谷積雪。卽指此處。余意冰嶺之路。漢時已爲要道。非開於近代者。據漢書。烏孫公主遣女至

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歸。過龜茲。龜茲王因求婚。留不遣。然則自京師至烏孫。而必取道龜茲。其過冰嶺無疑。且果子溝之路。開於元初。縱令當日勉強能行。烏孫由彼處過嶺。北達匈奴。循大山北面東下。再度嶺南行。橫至玉門陽關。以轉入中國。未免繞道太多。故古之西域雖遙。當時能通道陽關。由鄯善且末前進。則中國自蘭州過黃河後。計至龜茲七千里長途。若溯一川直上。反是附右之匈奴。猶被天山隔斷。其自中國至烏孫。雖更當冰嶺以外。路增千餘里之遙。亦不過如山居景象。來往比鄰。從村口進至村頭。越過山拗便是耳。

雪海

雪海深沈不可知。瑩光六百射天池。夢中記否山頭路。鴻爪須防失墜時。

冰達阪北行九十里。有雪海。圍五六百里。適當雪山冰嶺之中。一片純陰。積雪終歲不消。其深莫測。路迷亂易失足。人猶可上。若驟馬陷入。愈牽愈下。計無所施。地苦寒。草木不生。鳥獸絕迹。惟一種神獸居之。非狼非狐。行旅覓其蹤而循之。不至迷失。又有神鷹。凡失路者聞其聲往卽之。得路矣。皆生長雪中。與百獸衆鳥有異。當卽山靈所驅使者。乾隆間平定回疆。開修達阪。便通南北。經尙書舒公具奏。每年致祭山神。列入祀典。又自葉爾羌至和闐。路多流沙。無跡可辨。莫知向往。全賴鴿子引導。其地野鴿數百。每日散糧餵養成例。節節羣飛其間。鴿雖因食往來。而其必循正路。不繞左右。並不飽颺他適。亦見百靈効命之奇也。此與甘藩署守庫鴿子相同。

古蹟

陽關道

從古陽關客恨多。樓蘭鄯善記先過。桑田今已淪成海。不問瓜沙路幾何。

陽關、在沙州衛西南。今燉煌縣西一百二十里。地名紅山背。即其處也。關無遺址。掘之土中。猶得古磚。漢霍去病破走月支。開玉門關。玉門亦在沙州之西。一統志謂在瓜州西北十八里。今瓜州城尚存。距沙州二十里。沙州駐有參將。皆燉煌縣境也。張騫始開西域之迹。自玉門陽關出。原有二道。一從鄯善傍南山。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一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至疏勒。爲北道。按車師前庭。今土魯番。是古之北道上游。即今往南八城通衢。舍此無路可入。其南道。係從鄯善傍南山。隋書、鄯善在羅卜泊之南。羅卜泊。即蒲昌海。即今之羅卜淖爾。其東北爲樓蘭國。史記大宛傳。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亦即蒲昌海。又名牢蘭海。牢蘭。即樓蘭也。又漢書。鄯善本名樓蘭。因漢使相望於道。歲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致遮殺漢使。後傅介子斬樓蘭王。立其弟尉屠耆。更名其國爲鄯善。樓蘭鄯善。固一國而先後者。但又謂樓蘭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鄯善國王治扜泥城。扜泥、應在羅卜泊之南。則白龍堆適當其東北。雖是一國。究爲兩地。是古之南道。必從樓蘭至鄯善。由鄯善至且末。隋煬帝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且末。在今庫車南。惠生作左末。辨機作沮末。伽藍記云。自鄯善至且末。一千六百四十里。計去于闐。僅千餘里矣。法顯惠生。皆從此道西行。惟元奘法師。從北道行。均

於所記見之。兩道分於樓蘭。一循海南。一繞海北。北道遠而南祇過半。唐貞觀六年。焉耆王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故西域朝貢。皆道高昌。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按高昌、指土魯番。卽北道。大磧道者。南道也。是古時來往。焉耆以西。皆以南道爲便。其至伊吾等處。亦必由鄯善分路。後漢書云。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爲西域門戶。金滿城者。今之烏魯木齊。當時前往山北。是由達阪城過嶺。爲大路。所載里程尙合。惟伊吾係由鄯善東行。高昌則正接鄯善之西。概謂北通者。非也。漢時西域。自玉門陽關外起。原有蘭樓、姑師、鄯善、婼羌、尉犂、且末、小宛、山國、精絕、戎盧、扜彌、渠勒各國。以接于闐。迨後辨機云。自于闐東行。以至樓蘭。漢之渠勒、精絕、戎盧、小宛諸國。皆湮沒無蹤。竟淪入瀚海。滄桑之變。一至於此。但爾時內關近地。本係沙磧。卽爲龍堆。隋唐皆稱大磧。婼羌、渠勒諸國。俗事遊牧。而仰穀別國者。大抵其時荒沙大野中。尙有水草成區。可供牧放。因國焉。後因流沙日壅漸廣且深。以至遊牧亦不能棲。況幾歷紅羊。一變而爲城郭耕種之族。自此大漠全廢矣。今稽斥堠。不復能辨。

敦煌碑

銘勒雲中太守功。崑山片玉擬青銅。至今蒲海波澄靜。一讀摩挲立晚風。

西漢河西四郡。極西爲燉煌。有太守紀功碑。在今巴里坤城西關聖廟中。青玉爲之。高八九尺。寬三尺許。厚尺餘。璞質未經磨琢者。相傳蒲類海之水。古常潮至城邊。自遷碑於此。海水始靜。遂名鎭海碑。上

鐫漢隸蒼老遒勁。惜玉未琢平。迹欠清朗。談者皆謂。搨本能辟水火風波。果文字有靈與。其文曰。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災。蠲四郡之害。邊竟艾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萬世。

望鄉臺

關心詢問望鄉臺。去國離情最可哀。山色馬駿何處是。西風惆悵女牆隈。

天山有望鄉臺。莫知所在。宋史外國高昌傳。次歷阿敦族。經馬駿山。望鄉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大約在哈密一帶。山頂羣峰。孰號馬駿。屢詢之而未得焉。

沙南侯獲碑劉平國碑

漢代邊臣歷著勳。幾行蝌蚪拂寒雲。舊傳煥彩沙南碣。新讀龜茲石壁文。

沙南侯獲碑。勒在天山煥彩溝。路旁巨石。煥彩溝者。哈密南山口之峽中也。紀漢永和三年六月事蹟。計二十餘字。點畫模糊難辨。搨本已傳。劉平國碑。隱晦千七百餘年。至光緒己卯始出。在賽里木東北二百里荒崖石壁間。嵩武軍統帥張公聞之。遣人拓歸。得點畫完全者九十餘字。烏程施鈞甫孝廉考而跋之。文稱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漢書龜茲國有左右將。左將軍即左將也。紀永壽四年八月。後漢桓帝永壽凡三年。四年六月。改元延熹。此稱四年。遠未奉詔也。作頌紀功者。京兆長安淯于某云。余復聞拜城一帶有二碑。一在山下。一在田野中。未知其詳。按唐書。貞觀間。交河道大總管侯君集。降葉護於

浮圖城。以其地爲廷州。焉耆請歸高昌所奪四城。留兵以守。君集曾勒石紀功。又貞觀二十一年。討龜茲。以阿史那社爾爲崑山道行軍大總管。旋破五大城。男女數萬。遣使者諭降小城七百餘。西域震懼。亦勒石紀功。二碑皆在南路。又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龍興西寺二石刻。紀其功德。此在北路。皆未得見。又聞烏魯木齊南山谷中。有勝境一區。相傳爲唐僧遺蹟。中有二碑紀其事。未知若何。

輪臺

古戍輪臺動遠愁。城頭夜角漢唐秋。山河一統遺陳迹。雪暗郵亭冷黑溝。

古輪臺。在北路阜康縣西六十里。今設黑溝驛處也。跨博克達山之麓。勢踞高坡。遠能眺望。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有輪臺縣。大曆六年置。有靜塞軍。岑參輪臺歌。羽書昨夜過渠犂。單于已在金山西。渠犂、謂今之古城。蓋彼處沙磧有路。北達金山。以至單于地耳。然按漢時輪臺。原在南路布古爾。漢書謂據兩關後。自燉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又都護治烏壘城。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自以哈喇沙爾城西六百里之布古爾爲輪臺。西距龜茲三百里。其都護所駐之烏壘城。在今庫爾勒之北。東南僅百餘里。至哈喇沙爾。渠犂卽在其處。故都護與田官近。大約輪臺者。卡倫之謂。渠犂者。屯種所宜。漢用兵於山南。因以布古爾爲輪臺。葦橋之險。大有可據。而哈喇沙爾素稱西域適中。土宜耕種。故屯田於此。唐之患在山北。因以阜康之黑溝驛爲輪臺。地據高坡。五單于收於一望。而古城一帶。土肥地廣。故於此屯種焉。後世皆言北路

輪臺。而忽於南路者。因岑參一歌而顯。且北之輪臺。地實淒涼。與南路迥別。今尤城垣盡廢。絕無居民。僅有郵亭驛使。守候檄傳。寂寞山坡而已。坡東而來。二十餘里。亂山叢雜。穿走深溝。下坡西上。始有平原沃土。廬舍相望。三十里至古牧地。再四十里至新疆省城。一說烏壘城。在賽里木東北境。按與渠犂太遠。距龜茲不如此近。卽如漢書所言。在龜茲東三百五十里者。猶誤也。

耿恭井

疏勒城中古井深。飛泉千載表忠忱。一亭穩護冰淵鑑。大樹長留蔽芾陰。

後漢耿恭。因匈奴圍攻疏勒。壅絕澗水。遂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乃整衣再拜。泉忽湧出。所拜之井。在今喀什噶爾回城內。井不甚大。至今清泉長湧不竭。近日搆亭覆之。上有古樹。垂陰滿地。

天山碑

豐功又見大唐年。最矗高擎峻嶺巔。卻怪登臨剛剔藓。讀來風雪忽漫天。

唐貞觀十四年。左將軍姜行本破高昌。勒石紀功。碑在哈密天山嶺首。回人名其地曰庫舍圖達阪。譯言碑嶺也。初掩於榛莽。同治間。哈密辦事大臣文麟公。派弁勇開修嶺路。建關聖廟於上。與碑近。並搆亭而護。以欄。文七百餘字。楷書遒勁。已見於金石之錄。曩時多忌諱。過者讀之。輒風雪驟至。未知山神呵護之靈。抑別有怪物憑依也。

沙壘

霧裏轅門似有痕。浪傳四十八營屯。可憐一夜風沙黑。埋沒英雄在覆盆。

天山嶺北與松樹塘對峙處。曠野皆沙。山沙壅成堆。大者如屋。望之若北邙。纍纍然不勝數也。每值天陰昏闇。或細雨薄暮無意間。彷彿萬竈貔貅。旗幕轅門。若隱若現。相傳古有四十八營。過此暫駐。忽一夜大風猛烈。全軍覆沒於沙。或云係唐時事。談者多出演義。未敢據信。但沙底埋冤。容或有之。曩晤巴里坤人。多述其異。並云某年有標兵送文報。赴蒙古頭臺交驛。行至沙山天晚。馬困人倦。因見有營幕。遂借宿。納之。兵固博徒。適遇其呼盧。心熱借資爲注。博屢勝。積得五十餘金。換大錠納之懷。穩睡待曉。天明驚醒。始知臥沙堆中。尋憶夜情。駭愕良久。及探懷。銀錠果在。鬼魅之事。竟有實迹。聞者無不驚奇。

古戰場

萬古同哀野甸涼。黃沙和骨接天長。不知多少忠魂哭。看盡干戈又幾場。

古城北境。唐之沙陀國地。其北爲白骨甸。即古戰場。曠野平沙。寬將二百里之遠。長則一綫。沙流上下千里。李華所謂夐不見人。鳥飛不下。獸挺忘羣者也。古城爲古之回紇城。地與金山東麓。南北相值。新疆由科布多往蒙古臺路。係由此處北行。出城所過之噶法臺、蘇吉臺、拉克臺、鄂倫布等站。數百里沙磧。即白骨甸。自此再北。過鹵灘三十里。又小童山七十里。渡河即抵金山。

古墓

一坏誰竟委沙車。翁仲凋殘倚墓斜。定是精英能不朽。幾番風雨衞泥沙。

葉爾羌城南三十里。有古墓一塚。堆已陷塌。墓前石人攲斜偃臥。眉目剝蝕幾盡。左右石馬羊駝。亦多殘缺。土人每欲發掘。輒爲大雨烈風所阻。未詳葬此者爲誰也。考漢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爲漢外孫。多遵漢家儀制。此處古墓。或卽萬年以中國之禮。厚葬其母公主。亦未可知。

央哥塔什

傷心夫壻竟輕身。追望危巔痛隔塵。千古南豐同化石。寰中落落兩情人。

烏什城之西南三日程。地名賽闢爾拜。緣古有布魯特頭目名此者居之。後卽以人名地。在大山深谷中。係通喀什噶爾之間道也。路北沙磧邊。有望夫石。色青白。高四尺許。形若回婦。向南而立。土人名爲央哥塔什。央哥、回語謂婦人。塔什、石也。相傳化石者。卽賽闢爾拜之子婦。其夫日夜牧羊。屢見有金頭人。思捉之。歸以告婦。婦力止不聽。一日忽持鎗猛追。婦奔隨之。追至日暮。蹴上懸崖。婦顧無路可躋。但立此以待其返。達旦視之。反上危峰絕頂矣。愈四顧倉皇。能望而不能及。號哭三日。卒不復見。婦亦竟化爲石。此與南豐故事。同一至誠。中外古今。應並傳焉。至今石尙有靈。彼都人往往攜刀就石磨礪。云割肉食之。身健而壽。婦人並能多子。

香娘娘廟

廟貌巍峨水繞廊。紛紛女伴謁香娘。抒誠泣捧金蟾鎖。密禱心中願未償。

香娘娘廟。在喀什噶爾回城北四五里許。廟形四方。上覆綠甃瓦。中空而頂圓。無像設。惟墓在焉。四圍喬木叢陰。引水爲池。環而繞之。清澈可鑑。近時彼都回婦。約於廟前新開八雜。以添熱鬧。八雜者。市鎮集場之謂也。以交易皆女流。漢人呼爲陰八雜。在八雜之第三日。居然七日爲期。與男子集場相若。香娘娘。乾隆間喀什噶爾人。降生不凡。體有香氣。性眞篤。因戀母歸沒於母家。其後甚著靈異。凡婦人求子。女子擇壻。或夫婦不睦者。皆於八雜日虔誠祈禱。其俗不用香燭祭品之類。但手捧門鎖。盡情一哭。並取廟旁淨土少許攜歸。調水飲之。聞往往有驗。

名勝

博克達山

千盤松徑步淩虛。海湧雲中晝不如。更有孤峰還隔嶺。重重圍住列仙居。

博克達山。天山之一段也。自阜康南行十餘里。入峽口。寬只數丈。行半里許。則豁然平川。廣至七八里。兩山自幹崙橫出。西之脈勢低而略短。東則屹立如城。卒復逆行數里。大氣圍抱。抄至西山之尾。交錯以嚴門徑。使北流之水。繞西而出。一入此間。已殊塵境。自此川行二十餘里。兩山忽近。中僅容溪。沿溪雜樹叢生。塞於澗底。岸無路。惟覓徑樹中。如此者十餘里。復稍開展。溪邊可步。再二十里許。則截然崇巒。橫阻於前。不復能入矣。但有清流奔赴。從石隙中出。石千仞壁立。一隙端直若劈成。寬二尺餘。下平

於溪。遠約百餘丈。望之如複牆小巷。水出勢寬。潺湲湍急。洞天異境。耐人流連者也。溪流大旱不竭。山外數百里。土田人民。賴此滋養。山神多靈。乾隆間列入祀典。名福壽山。但歷來望祭而不能到。惟喇嘛諸人。從隙涉入者聞有之。光緒七八年間。擬建祠山中。時楚軍一營駐阜康。始乘暇於石左刊木鑿山成路。紆迴數折。約二三里。達於層巒之半。復繞右轉入。下小坡至溪邊。即石隙之上游也。過溪再上五六里。遠聞空中聲若殷雷。及上危坡俯瞰。其右則小海在焉。其南崖有瀑布。係山頂海中之水。穿山流入小海處。傾瀉沸騰。聞於下界者也。路右新搆一亭。瀕懸崖。下臨小海。望之戰懼。左轉逼上重巒。勢峻且遠。緩登至頂。則平坦廣闊。再一二里。抵海邊矣。今建祠於岸。面海南向。祀山神龍王。招僧持之。海窄而前望頗長。以余概計。東西僅數里。南北不及二十里。而山僧云。周百餘里。大約左右兩山之後。海汊尚深耳。北以峰頂長坪爲岸。其餘三面。大山環之。東之山略低。西峙長岡。今亦搆亭於頂。開路於萬松之碥。危斜直上。計十五里。其南面尤高。勢若列屏。正當神祠對岸。山中寒重。五月登至孤亭。必需棉服。然此時海上之山。雪消已盡。野草皆花。獨南山外秀出一峰。純乎雪色。尖勻若削。聳矗雲表。此方爲博克達山之正峰也。自古不通人迹。聞楊果勇侯征西時。曾遣人探入。輒爲猛獸所阻。今雖能至於海。再無從向前。近有僧人。裹糧越險。繞至對岸山巔。望其形勢。據云。此峰突起谷中。山之下周圍平廣若川。無所連屬。羅城四繞。萬岫摩天。皆危巖絕險。距彼約有二百里。然自海上瞻之。則宛如面前。隔山能見。已著其高。地復遠離。更不知較海岸前山高幾倍矣。相傳爲達摩祖師修煉處。夜望峰頂雪中。時見有

燈。議者以爲佛光奇哉。考達摩祖師。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囑弟子般若密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所稱修煉及佛光之說。均屬有因。但神僧傳謂初祖菩提達摩大師。自天竺泛海至金陵。與梁武帝語。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折蘆渡江。潛回洛陽。止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如果自天竺已遷博克達山。則至中國何須泛海。指月錄並云。泛重溟。三周寒暑。以佛法之大。南洋之近說之。轉覺難憑。至謂仍回洛陽。又似從西塞入關。先過洛陽者。究尚未詳孰是。又明永樂中。員外陳誠使西域。具言土魯番城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旁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土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筍。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土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先燄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云。按土魯番。正當博克達山之後。近地名勝。莫如此山。靈山當是指此。但所稱在城西北百里。而博克達山。是在東北三百里外。且彼屬後山。峰嶂重圍。未聞有路可入。余自達阪城經過後。繞山已是一週。尚無所見。或者後山之後。谷中別開一境。未及周知耶。後聞烏魯木齊南山中。有勝境一區。談者盛

稱幽雅。究莫能指其形勢。謂係唐僧遺蹟。並有二碑。荒於榛莽。其地亦屬天山。東與博克達山相連。西即達阪城。諸山所環抱。按其所在。又屬土魯番城北三四百里。非西北百里也。且羅漢十萬所住。地必廣大幽深。斷不止一邱一壑。靈山之勝。未必即此。考靈山。據傳燈錄。釋迦佛在靈山會上。手拈一花示衆。迦葉見之。破顏微笑。世尊遂付以正法眼藏。即爲西天祖師之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歷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爲東土之初祖。又靈鷲山爲佛說般若法華處。法華經文殊詣靈鷲山。至於佛前。水經注。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兩峰雙立。相去二三里。鷲鳥常居其嶺。故名。又竺法維云。是山青石。頭如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尚存。按阿耨達王舍城。當在今葉爾羌西葱嶺山中。與阿耨達池近。爲天竺邊境。陳誠所述靈山。與此均屬不合。若以羅漢辟支所在。當是于闐。或誤作吐蕃。而又張皇其說耳。南八城近天竺。古皆佛教伽藍之盛。不惜布金於諸僧。所記見之法顯佛國記。鄯善國王奉法。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西行諸國。言語不同。出家人皆習天竺書。並天竺語。西南行一月。至于闐。僧數萬人。多大乘學。城西伽藍。高二十五丈。國王安置法顯等於僧伽藍。洛陽伽藍記。魏神龜元年。太后遣比邱惠生。向西域取經。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有中國佛菩薩像。無胡貌。又捍麼城。有大寺僧三百人。金像丈六。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有辟支佛靴。于闐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城南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邱廬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跣雙迹。寺中有石靴。又疏勒國。高宗遣使獻釋迦牟尼佛袈裟。長二丈餘。入猛火中。經

日不然。元奘記。焉耆龜茲姑墨文字。取則印度。伽藍各百餘所。僧徒少者數千。多萬餘。于闐王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西南牛角山。有大石崖。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近已崖崩塞徑。歷徵諸說。足見古時信佛之篤。其中於陳誠所述者。惟于闐之牛角山大石崖。彷彿似之。且有羅漢辟支遺迹。備錄以待詢考可也。又水道記。葉爾羌城內東南隅。有古佛圖一座。高三十餘丈。回人名曰圖持。謂是喀喇和台國人所造。注云。回謂漢人曰和台。今尙然。大約此塔。亦是古崇佛教時。其地國王所建。回人不識佛教。又無典册遺言。得悉地方沿革。但知寺塔爲中國所有者。故歸諸漢人耳。附按和台二字。亦西北人所譯。讀爲合太者。其實當作黑嘆。今彼中諺語。有黑嘆好。口不好。通罕好。心不好。纏頭好。眼睛小之說。纏頭係自稱。通罕呼內地漢回。黑嘆是謂漢人。蓋學漢語爲品評者。而和台之稱可證。今之南八城。久無佛教。概係回部。回所奉者天方教。彼中人並無出家爲僧尼者。各處伽藍。絕無遺迹。北路雖連蒙古信佛之區。而喇嘛以外。漢民爲僧者卒少。近惟外來數人而已。博克達山之廟。初爲領款者所修。甚湫隘。時捐工開路者。長沙徐漢臣提軍。見短柱三楹。勢將傾圮。不自安。因出資於祠右里許高岡下。擇地斬木平基。鳩工另建一所。負棟之柱。圍期五尺。東向正殿九間。間皆九楹。兩廂亦七間而七楹。山門悉具。宏敞堅牢。土木之役。雖多資所部勇夫。而費亦不少。可謂好善樂施者也。但深山絕頂。二三僧人守之。且無力補葺。又未免失之大焉。

玉山

脈出崑崙一朶山。晶瑩邱壑凜嚴寒。天教玉質團成片。朗朗遊行惜太難。

于闐東南六七日程。有一玉山。全無土石。峰巒澗壑。皆玉質結成。囫圇無縫。當卽所謂羣玉山也。在崑崙之麓。由呢牙莊四日可到。惟地氣太寒。去必暑天。而暑熱時又恐大山冰雪忽消。衝出之水。陡深數丈。懸崖遠壑。無可趨避。故卒難往取。道光間。曾由崑崙山中。取大玉三塊。將運入都。旋以笨重不能推挽過山。委於路。現在哈喇沙爾之烏沙塔拉東北半里許。青色者重萬觔。葱白色者重八千觔。小而白者。亦重三千觔。

鹽山

晶鹽山色日光烘。燦爛爭妍白間紅。想見嘉言同味美。夜深頒寵玉盤中。

阿克蘇東北行一百三十里。有鹽山。遍山紅土交石。產鹽浮於土石之外。在山麓者色紅。山頂者色白。皆通明如晶。早晚斜日烘映。望之光采煥耀。顆粒方正。精如切成。極堅結。方寬一二分至數分不等。其味絕嘉。爲天下諸鹽所弗及。晉書天福二年。于闐國貢紅鹽。卽山麓所產者。酉陽雜俎。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爲君王鹽。又名玉華鹽。北史魏武帝賜崔浩水晶戎鹽一兩。卽山頂所產之鹽也。又瑪拉巴什之巴爾楚克地方。亦有鹽山。略同。

鹽池

池上新添幾尺波。風吹日炙作鹹鹺。瀰漫望眼渾疑雪。誤唱陽春一曲歌。

鹽池不一處。周皆數十里不等。哈密循南路西行六百八十里。地名鹽池。池深丈餘。在天山之隈。適當站口路旁。前往闢展二百七十里。又烏魯木齊西南四十里。地名鹽池墩。在天山峽中。係由達阪城往土魯番大路。池在路右平野。又北路晶河之東五十里。沙灘廣野中。有大鹽池。周百餘里。在沙泉子大路之北二十里許。以上幾處。皆產白鹽。遍池堆深數尺。結成整塊。如枯礬。手捻即細。池中取之不竭。其味亦嘉。若泡水提熬。味與川鹽無異。因思鹽之爲物。其產不一。阿克蘇、巴爾楚克、兩處之鹽。產於山。皆堆積於峰巒。各池之鹽產於水。隨其水之深淺。風吹日曬。遍池皆是。若哈密之鹽。則產於南湖土中。掘土一二尺即有。皆枯塊易碎者。他如涼州白墩子之鹽。係平地築田。注水曬乾掃之。山西河東之鹽。在黃河東岸。一綫計長四十里。水邊所產。淮粵之鹽。皆生於海潮。而川之鹽。則又掘井數丈。汲水煎熬。而架鍋於地。穿穴得火者。天之生物養人。若爲按地均分。其奇異不可思議。

山洞

古洞幽深。晝景昏。何年鑿破至今存。壺中可有仙居在。煙鎖東西峭壁門。

喀什噶爾城東門外。皆高崖土壁。壁下有洞。名曰托米斯鄂占。洞有二門。一東一西。相隔里餘。其中忽高忽低。忽廣忽狹。甚黑暗。土人不敢深入。時有煙霧。自洞口騰出。又城北五十里名土山。峰巒甚峻。其懸崖半壁間。有三洞。土人名爲玉舒布爾杭。曾懸梯覘之。無異處。又圖虛克洞。已於祭祀句中述及。土人稱爲教主大門人修昇之所。在喀什噶爾正北八十餘里。大雪山中。其山名圖虛克塔克。勢峻絕。攀

援無路。亦有石隙。如博克達山奇境者。窄步可入。盤旋而上。六七里許。至山頂。則豁然開朗。一片平岡。周將三十里。水清草茂。蒼松綠柳。果木之屬。自生其間。四圍峰峻崖懸。上有瀑布。注平岡爲深潭。洞在西崖絕壁。口徑數尺。卽圖虛克洞也。聞木梯猶有存者。可仰望而不能近。

風洞

深谷崖邊一竅開。洶洶橐籥走奔雷。呼號亂捲長川石。算是乾坤鼓盪才。

庫車東北行百餘里。至齋木奇塔什大山。此山之後。崖懸若壁。壁間有小洞。口徑三四寸。出風一發卽舒。瞬息千里。其聲大吼。人莫能當。

地洞

地穴良難計尺尋。探將一石久無音。深沈幾困池中物。欲起雲煙作雨霖。

英吉沙爾東北境。牌素巴特之涼噶爾地方。有一地洞。直下若井。口小而宏。其中深不可測。古時有以不利擬塡塞者。曾繼繩數百丈。墜石下探。了無所底。投以石。經久始微聞有聲。每遇天陰。若內有雲氣升騰。次日必雨。

溫泉

洞裏清泉何足奇。溫炎偏在雪山陲。幾時洗盡人間濁。四海瘡痍起殆危。

阿克蘇北行二百里。卽往伊犂之捷路。第二臺地名特克和樂。有石洞。洞中溫泉數區。四時長熱。過者

多浴之。皆謂可療寒疾瘡癬。其城東北火灘之側。亦有溫泉。又烏魯木齊城西北五里許。在西上大路之南。山峽中有溫泉甚巨。湧出流入溪河。

火灘

地作洪爐火燄冲。縱橫沙礫盡焦烘。望中疑是單于獵。夜照狼山雪色紅。

自阿克蘇城東數里。拜里克地方。橫至北山邊。中有火灘數處。地皆紅土兼石。火由石縫冲出。燄高至丈餘。有硫黃色。時隱時現。人不能近。因其地產硫黃。方圓百餘里之中。草木不生。並無勺水。惟鼠一種。背尖耳大。毛淺而色藍。生長其中。穴地居之。毫無所礙。捕捉輒逃於火。卒不易得。按此卽火鼠也。取其毛紡織之爲火浣布。汚垢不用洗濯。但燎以火。光潔如新。又庫車東北。齋木奇塔什大山中。出硫黃之處。山腰有小洞。口徑尺餘。出煙有火氣。能煮水炊飯。無臭氣。卽風洞之前山也。唐書龜茲國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卽謂此處。

九龍樹

雄蟠古幹繞池園。夭矯猶龍世所稀。九烈定成丹九轉。躍梭雷雨合騰飛。

九龍樹。在哈密回城中。係古柳一株。圍可八九尺。枝葉甚疏。臥地而蟠。起伏之狀。極其夭矯。高或若門。低至入地。參差九疊。繞地周三千餘丈。首尾相聯。命名之義。紀數而象形也。中置亭。卽爲瑪雜爾亭。後有池。清泉湧出。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聽園西疆雜述詩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蕭雄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翁

二六二一上